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四 集部

楚辭補注卷三

宋 洪興祖 撰

天問章句第三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
天問也屈原故逐憂心愁悴一作卒彷徨山澤一作川澤經歷

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
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琨一作瑋儕危譎詭一作及古賢聖

怪物行事周流罷倦

罷音皮

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

壁何而問之

何一作呵

以渫憤懣舒寫愁思楚人哀惜屈原

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蓋天問之作其旨遠矣

事物之憂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
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
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
之意耳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捨天邪人邪國無
入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為作也太史公
讀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王逸
以為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宣可以次序陳哉序一作叙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之

此事也補曰列子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
言也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道猶上下未形何由考

之定一作述補曰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
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氣形質具而
未相離故曰渾淪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
天濁重者下為地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言日月晝夜清
沖和氣者為人知之補曰冥幽也所謂窈冥之門也昭明也所謂大明
之上也瞢母豆切目不明也闇音暗閉門也此言幽明
之理瞢闇難知誰能窮極其本原乎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補曰淮南言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濁故曰大昭注云馮翼無形之貌又曰古未

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冥冥
芒艾漠闊瀕濛鴻洞莫知其門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為之乎補曰此
言日月相推晝夜相代時運不停果何為乎
補曰此

何本何化謂天地人三合咸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
補曰天對云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

錯而功引穀梁子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萬物
合然後生逸以為天地人非也穀梁注云古入稱萬物

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然則傳所謂天盡名其沖和
之功而神理所由也會二氣之和極發揮之美者不可

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歸於冥極而謂
之天凡生類稟靈知於天資形於二氣故又曰獨天不

生必三合而形園則九重孰營度之言天圓而九重誰
神生理具矣

曰圓與圓同說文曰天體也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淮南曰天地九重人亦有九竅天對曰無營以成脊陽

而九運轉渾淪蒙以圓號積陽為天惟茲何功孰初作
九老陽數也營經營也度量度也之言此天有九重誰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幹轉也維綱
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幹一作莞補曰
說文幹轂端沓也揚雄杜林云軺車輪幹也顏師古
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
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為轉也楚辭云莞維焉
繁此義與幹同字即為莞故知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
俗音烏活切非也淮南子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東北為
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
疏通之維注云四角為維也先儒說云天是太虛本無
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天如彈丸圍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秋西秋
東皆薄四表而止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
二千三百里維謂四維極謂八極也一說云北極天之

中也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玄經曰天圓地方極植中央八柱何當東

南何虧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

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輔互相牽制名

山大川孔穴相通淮南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

柱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素

問曰天不足西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

強也又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

而左溫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

九天之際

安放安屬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繫屬乎皞亦作昊天變一作樂一作鶯補曰際邊也傳曰九天之際曰九天之際曰九天之際

九天之外曰九陔故上聲孟子曰遵隅隈多有誰知
海而南故於琅邪故至也屬附也音注隅隈多有誰知

其數

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補曰隅角
也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隈淮南曰天有九野九千

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注云九野一千一百一十一隅

天何所沓十二

焉分

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
補曰沓徒合切靈憲云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

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

類斯謂天元天何所沓言與地合也左傳曰日月所會
是為辰故以配日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

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若歲在鶉

火我周之分野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則十二辰所次也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言日月衆

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補曰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

成於天列居錯時各有攸屬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

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補曰書云宅嵎夷曰湯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即蒙汜也說文

云湯日出也或作湯通作陽汜音似淮南曰日出于湯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

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早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

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餉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隅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

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

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注云自湯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

自明及

晦所行幾里言曰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補曰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行

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物 理論云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於天死而復生也一云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補曰博雅云夜光謂之月皇甫謐日月以宵曜名日夜光書有旁死魄哉生明既生魄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先儒云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言月中有菟何所貪

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菟一作兔補曰菟與鬼同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鬼陰之類其數偶蘇鶴演義云兔十二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鬼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古今注云兔口有缺博物志云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天對云玄陰多缺爰感厥鬼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歧無合

夫焉取九子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天對云陽徒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伯强大厲疫鬼也所至傷入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

和調則厲鬼興二者當何所在乎補曰強巨良切惠順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言天

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補曰闔閉戶也開闢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

角宿未旦

曜

靈安藏

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釋文藏作臧補曰宿音秀臧

與藏同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

國語曰辰角見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見者

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此言角宿未旦者指東

方蒼龍之位耳天對云孰旦孰幽繆踵于經蒼龍之寫

而廷彼角亢廷欺也具往切亢音剛

不任汨鴻師何呂尚之

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

尚舉也言鮫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乎師一作

鮫補曰禹決汨九州汨通也荀子曰禹

有功抑下鴻鴻即洪水也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鮀哉帝曰吁咷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异舉也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僉衆也課試也言衆入舉鮀治水堯知其不能衆入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曰一作答鷗龜曳銜鮀何聽焉言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不聽乎補曰鷗處脂切一名鳶也曳牽也引也聽從也此言鮀違帝命而不聽何為聽鷗龜之曳銜也天對云方陟元子以肩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鵠龜肆喙順欲成功帝何刑焉帝謂堯也順衆人之欲而成其功堯當何為刑戮之乎補曰書云方命圮族國語云鮀違帝命則所謂順欲者順帝之欲也天對云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投棄於羽山海經云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鮀於羽山

郊永過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永長也過絕也施舍也言堯長故鮀於羽山絕

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一無山字施一作
施補曰過猶過絕苗民之過施捨也通作施音豕伯禹

復鮀夫何呂變化禹鮀子也言鮀愚狠復而生禹禹

見其所為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也

復一作腹注同一本何下有故字補曰復弼力切庚也
詩云出入腹我腹懷抱也天對云氣孽宜害而嗣續得

聖汗塗而渠夫纂就前緒遂成考功父死稱考緒業也
固不可以類

言禹能纂代鮀之

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補曰纂作管切集
也緒音叙絲耑也記曰禹能修鮀之功

何續切繼業

而厥謀不同言禹何能繼續鮀業而謀慮不同也補曰
洪範言鮀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

不畀洪範九疇尋倫攸歎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尋倫攸歎孟子曰禹之治水之道也鮀

堙洪水而禹行其所無事雖承父業其謀不同也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言洪水淵泉極

深大禹何用寘塞而平之乎補曰寘與填同淮南曰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十五里

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注云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天對云行鴻下墮厥址乃

降焉填絕淵然後夷於土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墳分也謂九州之地

分別之乎墳一作墮補曰班孟堅云坤作地勢高下九則劉德云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天對云從民

之宜乃九於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河海應龍何盡何歷有鱗曰蛟龍

歷過也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而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一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補曰山海經云應龍處南極殺童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

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山海經圖云犁埴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也昔蚩尤禦黃帝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女媧之時乘雷車服駕應龍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天對云胡聖為不足反謀龍知畚鍤究勤而欺畫厥鯀何所營禹何所成言鯀治鴻水何所營尾畫音獲六府三事允治此禹所成也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曰汨陳其五行此鯀所營也傾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顙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墜一作地一無以字補曰馮皮膺切列子曰帝憑怒注云憑大也春秋傳曰震電馮怒注云馮盛也方言云馮怒也楚曰憑注云憲盛貌引康回憑怒然則馮憑一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顙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注云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

恃其強與顓頊爭為帝又淮南言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注云非堯時共工傾猶下也九州安錯川谷何洿錯廁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廁禹何所分語曰補曰錯七故切置也天對云州錯富媼爰定於趾國曰川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集韻洿音戶水深謂之洿舊音烏無深義亦不叶韻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故也補曰列子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絃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天對云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上區而濁濁清清墳塚畚疏添浚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又何溢為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修長也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為長乎南北順墮其行幾何行廣大也言南北墮長其廣差幾何乎墮釋文作隋一作墮補曰爾雅云墮小而墮墮音安又徒未切狹而長也疏引南北順墮其修幾何墮與墮同通作隋淮南子云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堅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云海內有長短極內等也軒轅本紀云帝令堅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堅亥左手把算右手指青塚北東盡泰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靈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博物志曰河圖天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東西二億

三萬三千里其說不同今並存之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崑崙山名也西北元氣所出

其巔曰縣圃乃上通於天也尻一作居天對云積高於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補曰縣音玄尻與居

同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二或作五補曰淮南

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注云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蓋誕實未聞也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言天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一云誰其從焉

補曰淮南言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大五尺此云四方之門蓋謂崑崙也又云東北

方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縉

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闔閭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

云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遠說
蓋出於此然與上下文不屬恐非也

西北辟啟何氣

通焉

言天西北之門每常開啟宣元氣之所通辟一作
闢

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按不

周山在崑崙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

日安不到燭龍

何照也

補曰山海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暝

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喘不息身長千里人

面蛇身赤色注曰即燭龍也淮南云燭龍在鴈門北蔽

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入面龍身而無足雪賦云爛

今若燭龍銜曜照崑山李善引山海經云西北海之外

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

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

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日御也言

日未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和釋文作龢
揚一作陽天對云惟若之華稟義以耀補曰羲和若木
已見騷經何所冬暖何所夏寒暖溫也言天地之氣何所有
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
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注云
高下謂地形太少謂陰陽之氣盛衰之異西方涼北方
寒東方溫南方熱氣化猶然矣又曰東南方陽也陽者
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
於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
寒下者氣熱注云以氣候驗之中原地形所居者悉以
居高則寒處下則熱中華之地凡有高下之大者東西
南北各三分也其一者自漢蜀江南至海也二者自漢
江北至平遙縣也三者自平遙北山北至蕃界北海也
故南分大熱中分寒熱兼半北分大寒南北分外寒熱
尤極大熱之分其寒微大寒之分其熱微又東西高下

之別亦三矣其一者自沂源縣西至沙州二者自開封縣西至沂源縣三者自開封縣東至滄海也故東分大溫中分溫涼兼半西分大涼大溫之分其寒五分之二大涼之分其熱五分之二溫涼分外溫涼尤極變為大暄大寒也約其大凡如此然九分之地寒極於東北熱極於西南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一為地形高下故寒熱不同二則陰陽之氣有少有多故表溫涼之異爾又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注云高山之嶺盛夏冰雪汚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之義足明矣淮南云南至委火炎風之野北方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又曰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焉有石林何獸能言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補曰石林與能言之獸各指一物非必林中有此獸也吳都賦云雖有石林之峯崿謂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趾之注引

天問云焉有石林此本南方楚國畫而屈原難問之於
義則石林當在南也按天問所言不獨南方之物但吳
都賦以石林與雄虺同稱則當在南耳天對云石胡不
林往視西極按淮南云西方之極石城金室未見石林
所出也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山海經鵩山有獸狀如
馬捷類猶猴被髮垂地名曰猩猩又曰猩猩知人名其
為獸如豕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言
而人面以遊戲者乎補曰虬見騷經熊形類大豕而性輕捷好
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天對云有虬蟠
蛇不角不鱗嬉大雄虺九首儻忽焉在虺蛇別名也儻
玄熊相待以神忽電光也言有
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一無速字補曰
虺許偉切國語云為虺弗推為蛇將若何虺小蛇也然
爾雅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則虺亦有大者其類不
一格魂南方曰雄虺九首往来儻忽儻忽疾急貌天對

曰儻忽之居帝南海注云儻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
為電非也按莊子云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乃
寫言爾不當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括地象曰有不死之
引以為證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于是使守封嵎之山
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于是使守封嵎之山
也一云何所不老補曰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胫國東其山
入黑色壽不死注云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
水飲之不老又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三面一臂奇
右其入不死淮南曰西方之極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
死之野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
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又曰山川之守足以網
紀天下者其守為神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
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
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
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注云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今
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禹山防風廟

在封禺二山之間穀梁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射其自身橫九敵

靡萍九衢枲

華安居

九交道曰衢言寧有萍草生於水上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枲麻垂草華榮何所有此

物乎萍一作莽補曰此謂靡萍與枲麻皆安在也爾雅萍萍注云水中浮萍也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枲焉其枝

曰衢注云枝交互四出又少室之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注云言樹枝交错相重五出有象路衢天對云有

萍九岐厥圖以詭注云衢岐也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魏都賦云尋靡萍於中達蓋用逸說也李善云靡蔓也

枲相里切爾雅有枲麻麻有子曰枲天對云浮山孰產赤華伊枲引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枲

華一蛇吞象厥大何如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一或作靈大或

作骨補曰山海經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在犀牛

西也注云今南方蚺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
骨皆穿鱗甲間出亦此類也楊大年云逸注楚詞多不
原所出或引淮南子而劉安所引亦本山海經其注巴
蛇事文句頗謬戾乃知逸憑它書不親見山海經也吳
都賦云屠巴蛇出象體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在西方黑水出崑崙

山也趾一作沚補曰言黑水玄趾三危皆安在也書曰
道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張揖云三危山在烏鼠之

西黑水出其南天對曰黑水洋洋窮于不姜玄趾則北
三危則南西京賦云昆明靈沼黑水玄趾言昆明靈沼

取象於黑水玄趾也李善云黑水玄趾謂昆明靈沼之水沚非是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補曰素問云上
古有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中古之時有至入者蓋
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其次有聖人者形體不散
亦可以百數

鯀魚何所歟

堆焉處

鯀魚鯉也一云鯀魚鯁鯉也有四足出南方
堆奇獸也鯀一作陵所一作居魁一作魁補曰

魚身見則風濤起天對云鯀魚人貌邇列姑射是也陶

隱居云鯀鯉形似鼈而短小又似鯉魚有四足吳都賦

云陵鯉若獸注引陵魚曷止與逸說同魁音祈堆多回

切山海經云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魁

雀食入天對云魁雀峙北號惟人是食注云堆當為雀

王逸注誤按字書鵠音堆雀屬也則魁即堆雀也

羿焉彈日鳥焉解羽

淮南言堯時十

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

鳥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彈一作彈一作斃補

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注云羿射十日中其九離騷所

謂羿馬射日烏焉解羽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此言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者大荒經曰一日方至一

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故羿稟天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俱潛退也歸藏易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射也音畢引羿焉彈日弓與羿同然則彈或作彈蓋字之誤耳淮南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注云羿古之諸侯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又云日中有踶鳥踶猶蹲也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者陽精也天對云大澤千里羣鳥是解注云烏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旬改為鳥也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又穆天子傳曰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然以文意考之烏當如字宗元禹之力獻功句改為鳥雖有所據近乎鑿矣禹之力獻功絕降省下土四方一無四方二字補曰降下也省察也書曰惟荒度功土禹得彼金山女而通之於台桑言禹治水道娶塗山

道於台桑之地焉一作安一云焉得彼塗山之女而通
於台桑塗釋文作涂補曰塗音塗說文云會稽山也一
曰九江當塗也書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疏引左傳禹
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蘇鷄演義云
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文字音
義云塗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塗山氏
女即女嬌也史記曰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呂氏春秋
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
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淮南子禹治
鴻水通轔轔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
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
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
曰妃爾雅云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鼉飽者憂無繼嗣耳

何特與衆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啟也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云胡維嗜欲同味維一作爲鼴一作鼴補曰鼴晁並音朝莫之朝此言禹之所嗜與衆人異味衆人所嗜以厭足其情欲禹所嗜者拯民之溺爾**啟代益作后卒然離璧**益禹賢臣

益也作爲也后君也離遭也璧憂也言禹以天下禪於益益避啟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啟以爲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璧一作孽孟子曰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觀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書曰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啟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曰卒然離璧也汲冢書云益爲啟所殺非也天對云彼呱克臧俾如作夏獻后益于帝諱諱以不命復爲叟者曷戚曷孽何啟惟憂而能

拘是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啟者以其能憂思道德而
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薦益於天矣啟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之歸代益作后因民
心之不予以伐有扈是能變通而不拘執也皆歸射箠而無害厥躬射行也
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故啟誅之長無害於其身
也狀一作射箠一作鞠補曰凡能取中皆曰射箠窮也
音菊此言啟之所為皆歸於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后
中理而窮情夫孰能害之者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啟也
為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啟也
也革更也播種也降下也言啟所以能變更益而代益
補曰據上所言則啟固賢矣然禹之播降待益作革然
後能成功特天與子則與子故益不有天下耳焚山澤
奏鮮食所謂作革也稷降播種而曰禹播降者水土平
然後嘉穀可殖故也降乎攻切見騷經天對云益草民

艱咸絮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棘陳也賓列也作樂也言啟能脩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補曰史記契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興於唐虞大禹之際此言賓商者疑謂待商以賓客之禮棘急也言急於賓商也九辯九歌享賓之樂也母而死分竟地勤勞也屠裂剥也言禹剝母背而生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地一作墮補曰福判也音福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肯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常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羨其無害也禹母事出帝王世紀禹以勤勞修鱗之功故曰勤子也上云九辯九歌言啟以禹故得享備樂

何以修己生禹而反遇災害邪言坼剖而產則有之死
分竟地未必然也竟地猶言竟天也唐段成式云逆分
竟地蓋用此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憂也

言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
憂患天對云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
以降補曰左氏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唐杜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胡躬夫河

伯而妻彼雒嬪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
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駢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駢
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
何從得罪汝今為虫獸當為人所駢固其宜也羿何罪
歟深一作保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一本胡下
有羿字駢一作射補曰駢食亦切下同妻心計切此言
射河伯妻雒嬪者何人乎乃堯時羿非有窮羿也革孽

夏民封豨是射乃有窮羿耳淮南云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注云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寃竅斬九嬰射河伯馮珧利決封豨是躬
馮珧抉也馮珧名也決軼羈也封弓軼羈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軼一作射補曰馮音憑珧音遙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注云王珧即小蚌也說文云珧蜃甲也所以飾物儀禮有決遂注云決猶闔也說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鈎弦闔體也遂射羈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也說文云羈射臂決也封大也豨虛豈切方言云豬南楚謂之豨淮南云堯時封豨長蛇皆為民害堯使羿斷修蛇禽封豨此言有窮羿亦封實有豕心貪牴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此則窮奇饗餐之類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蒸祭也后帝若順天帝也若順

也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蒸一作烝補曰冬祭曰蒸膏脂也詩曰皇皇后帝謂天帝也天對云夸夫快殺鴟豨以慮飽養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浞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浞娶於純狐氏駢何羿之駢革而交吞揆之吞滅也揆度也言羿好駢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一無革字補曰禮云貫革之射左傳云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言有力也羿之射藝如此唯不恤國事故其衆交合而吞滅之且揆度其必可取也阻窮西征巖何越焉阻險也窮窘也征行也越度也言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本巖之險因墮死也補曰羽山東裔此云西征者自西徂東也上文言永過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則鯀非死於道路此但言何以越巖險而至羽山耳化為

黃熊巫何活馬 活生也。言鯀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字補曰：左傳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奴來切。三足鯀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鯀也。一云既為神，何妨是獸？說文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鯀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肉及鯀為膳，斯豈鯀化為二物乎？抑亦以左傳國語不同，兼存之也。

咸播秬黍蒲蘿是營 咸皆也。秬黍黑黍也。蘿草名也。營耕也。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蘿蒲之地，盡為良田也。一作黃蘿。一作蒲蘿。補曰：詩云維秬維秠，維穎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穎亦黑黍。但中米異爾。秬音巨，說文黍禾屬而黏也。黍疑即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李商隱詩云：直是減蘿蕘與圓同韻。蘿亂也。音九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以蒲為蕘，以蘿為萑，皆字之誤耳。天對云：維莞維蒲，維菰維

蘆

何由并投而鮀疾脩盈

疾惡也修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鮀而戮殺之則

禹不得嗣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鮀惡長滿天下也補曰并並也言禹平水土民得並種五穀矣何由鮀

惡長滿天下乎所謂蓋前人之愆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

蜺雲之白色似龍者也茀白雲

遙移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茀氣遙移相嬰何為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補曰蜺雌虹也茀音拂說文云霏

雲貌疑即此茀字天對云王子怪駭蜺形茀裳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臧善也言崔文

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在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

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一本夫上有失字補曰崔文子事見列仙傳

天式從橫陽離

爰死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補曰從即容切

大鳥何鳴

夫焉喪厥體

言崔文子取王子僑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篋湏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闢而視之

雛

飛而去文子焉能士子僑之身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乎言仙人不可殺也喪一作壇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萍萍鶡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

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萍一作莽一作萍補曰萍音瓶

號乎刀切山海經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天象賦

云太白降神於屏翳注云其精降為雨師之神博雅作

莽翳張景陽詩云豈隆迎號屏顏師古云屏翳一曰萍號

大入賦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注云屏翳天神使也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

撰體奇鹿何以膺之補曰撰具也雖縮切協合也脅虛

業切說文云兩膀也膺於陵効書曰永膺多福膺當也

受也天對云氣怪以神爰有

龜戴山抃何以安之

龜也

龜戴山抃何以安之

龜大

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戴一作載抃釋文作抃補曰鼇音教抃音卞列子云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命禹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張衡賦云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玄中記云即巨鼇也一云海中大鼇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舟釋水而陵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以能遣徙山乎補曰列子云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此言鼇在海中其負山若舟之負物今釋水而陸反為人所負何罪而見徙也天對云惟澆在戶惡釋而陵殆或謂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何求于嫂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

補曰澆堯弔何少康逐犬而顛

厥首言夏少康因

獵故犬逐獸遂

見騷經倒也俗作顛

下同墮從高下也

殺澆而斷其頭補曰說文顛

下有

女岐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岐與

澆淫佚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

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

澆因斷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一本顛下有

墮字殆上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

有天字

上

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

已獨何以厚待之乎補曰書云攸徂之民室家相

慶曰僕予后后來其蘇湯之厚其衆以德而已

覆舟

斟尋何道取之

斟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

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補

曰斟職深切左傳云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

相注云二斟夏同姓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

然則取斟尋者乃有過澆非少康也天對云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承逸之誤也取此苟切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桀夏亡王也蒙山國名也言夏桀

國語云昔夏桀伐有施有施入以末嬉女焉注云有施嬉姓之國末嬉其女也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補曰

殛焉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妹一作殛未殛一作極補曰妹音末嬉音喜說文云殛誅也

引書殛鯀于羽山舜閔在家父何以鯀舜帝舜也閔憂或作極音義同

舜為布衣憂閔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為娶婦乃至子鯀也補曰鯀古頑切經傳多作鯀書曰有鯀在下曰虞舜此言舜孝如此父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姚舜姓也言堯何以不為娶乎

妻之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一云女何所親補曰書云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堯

汭嬪于虞二女娥皇女英也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又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伊川程頤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爾厥萌在初何所億焉言賢者預見施行萌牙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億也億一作意補曰億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意與億音義同子數預知象著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塗酒池以至于亡也補曰左傳曰夏后氏之璜璜美玉也郭璞注爾雅云成猶重也淮南登立為帝孰道尚之伏羲始畫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也補曰登立為帝謂及夫而有天下者舜禹是也史

記夏商之君皆稱帝天對云惟德登
之丘而圖之乎補曰媧古華切古天子風姓也山海經
云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注云女媧古神女帝
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列子曰女媧
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注云入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亦如相書龜背鵠
步鳶肩鷹喙耳淮南云黃帝生陰陽上騎生
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舜服厥弟

終然為害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
象終欲害舜也補曰此言舜德足以服象
而象終為害也書云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史記云
舜父瞽叟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愛後妻子
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言象

女媧有體孰制丘

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寢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一云何得肆其犬豕一云何肆犬豕補曰列女傳云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唯其戕汝時唯其焚汝鵠如汝裳衣鳥工往舜既治廩戕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復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唯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去裳衣龍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從掩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舜潛出

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補曰迄許訖切史記古公亶父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少子季歷古公曰我世當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入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弟仲雍立仲雍即虞仲也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

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及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立以為君誰與期會而

得兩男子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也去一作夫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湯也言伊

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補曰史記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淮南云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注云負鼎俎調五味欲其調陰陽行其道孟子云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割烹也伊尹負鼎于湯猶太公屠鈞之類於傳有之孟子不以為然者慮後世貪鄙之徒託此以自進耳若謂初無負鼎之說則古書皆不可信乎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一無夏字喪一作壘補曰此言

伊尹承事湯以謀夏桀也喪去聲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

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衆而達伊尹舉以為相也乃一作力注同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

大說

條鳴條也黎衆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衆民大喜悅也服一作伏

補曰書云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又曰

造攻自鳴條朕載自毫注云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

敗於有娀之虛奔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

致罰者湯詰所謂致天之罰也黎謂羣黎百姓也湯以

臣故君而黎民說服者代虐以寬故也天對云

條伐巢放民用瀆厥疣以夷於膚夫曷不謠

簡狄在

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簡狄帝譽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

帝譽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一云帝譽何宜貽一作詒喜一作嘉補曰詩云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玄鳥鶲也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鶲下而生商者謂鶲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為

堯司徒而有功封之於商也譽告篤切天對云譽狄禱
禊契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以詩考之非史
氏之妾也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該苞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
入之末德修其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為民主也補曰
天對云該德脩考蕡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惠左
氏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該為蕡收
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宗元所云謂此也按此當與下文
相屬下云弊于有扈則秉季德者謂夏啟也該兼也言
能兼秉大禹之末德猶曰恒秉季德耳恒豈亦人名乎
厥父是臧言為父所善以有天下也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夏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
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補曰書序云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淮南曰有扈氏為義而亡注云
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啟獨與子故伐啟啟亡

之左傳少康滅澆于過非有扈也逸說非是地理志云
扶風郿縣是扈國此言禹得天下以揖讓而啟用兵以
滅有扈氏有扈遂為牧豎也天對云 干協時舞何以懷
牧正矜矜澆扈爰蹈承逸之誤也天對云 干協時舞何以懷
之 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
懷來之也補曰書云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協合也言舜以時合舞于兩
階而有苗格也莊子曰軌干而舞干盾也天對平脣曼
云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平脣曼
膚何以肥之 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
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脣肥盛
乎一本平上有受字補曰受即紂也曼音萬李善云曼
經細也天對云辛后駿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
肌膏于有扈牧豎云何而逢 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
何逢遇而得為諸侯乎一曰

其爰何逢一曰其云何逢補曰此言啟滅有扈之國其後子孫遂為民庶牧夫牛羊其初以何道而得為諸侯也豎童僕之末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啟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冠者巨庾切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

恒常也季

所從出乎一云其何所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言其朴特朴匹角切無樸音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營得也班

徧也言湯

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祿惠於百姓也補曰詩云經之營之營度也記曰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班分也言湯田獵禽獸往營所以施祿惠於百姓者不但還來而已必有所分也昏微遵迹有狄不寧昏闇也遵循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淫夷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也

謂晉大夫解居父也

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言解居聘吳過陳

遵一作循有一作佚
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肆其情欲婦人則
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鵠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
墓門有棘雖無入棘上猶有鵠汝獨不愧也補曰列女
傳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
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吾將舍女
乃為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
而不已誰昔然矣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
鵠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訛之訛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
曰其棘則是其鵠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
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况鵠乎大夫乃
服而眩弟竝淫危害厥兄

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
釋之眩弟竝淫危害厥兄

欲共危害舜也害一作虞補曰眩弟猶惑婦也言舜有惑亂之弟也

何變化以作詐後嗣

而逢長

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舜治廩從下焚之又命穿井從上寘之終不能害舜舜為

天子封象於有庳而後嗣子孫長為諸侯也一云而後嗣逢長天對云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補曰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

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庳富貴之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

極有莘國名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也補曰辛所申切何乞彼小臣

而吉妃是得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勾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補曰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列女傳云湯妃有

莘氏之女明而有序左傳以后稷之妃為吉人與此吉妃同意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

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小子謂伊尹媵迭也言伊尹母姓

身夢神女告之曰曰竈生竈亟去

無顧居無幾何白竈中生龜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
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
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
以送女也一無彼字補曰濱水際也送女從嫁曰媵列
子曰伊尹生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
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
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
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
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與注說小異故并錄之

湯出重泉夫何臯尤泉

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
審也補曰臯古罪字尤過也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
記曰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
之帝謂桀也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
桃之也桃一作祧補曰帝謂帝履癸即桀也祧徒了

切倉頡篇云挑招呼也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毫天對云湯行不類重泉是因違扈立辟實罪德之由師馮

怒以割祭而讎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

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

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

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

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一作會晁請盟補曰鼂晁並朝夕之朝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注云會甲也箋

云會合也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

野乃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

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蒼一作倉補曰詩注鷹鷺鳥也如鷹之飛揚按詩鷹揚指尚

父此云羣飛者以類從也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

旦周公名也嘉善言武王始至孟

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到一作列補曰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祐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不可武王與周公旦望紂之陣引軍止之太公曰君何不馳也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焦不兆占筮不吉妖而不祥星變又凶固旦待之何可驅也天對云頸紂黃鉞旦孰喜之余謂武王之事太公佐之伯夷諫之佐之者以救天下之溺諫之者以懲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旦不嘉其意一也爾雅疏曰到者自遠而至也周公武王弟故曰叔旦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揆度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嘆美之也一無何字一云

周命授殷天下其位安施言天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施若湯也
位一作德天對曰位庸茲民仁克莅之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言殷王位已其罪惟何乎罪若成反覆亡之
紂也乃一作及爭造伐器何以行之伐器攻伐之器發遣于戈攻伐之器爭先在前獨何以行之乎
補曰爭造伐器謂羣臣以師畢會也竝驅擊翼何以將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竝載驅載馳赴敵爭先
前後歌舞鳬藻誰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也鳬藻謹呼一云如鳥衆呼補曰六韜云翼其兩旁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昭后成遊南士爰底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人沈之而遂不還也補曰左傳齊侯伐楚
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昭王之不復君其間諸水濱注云昭王成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吏

記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成遊謂成南征之遊猶所謂斯遊遂成也底音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達迎之補曰後漢書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越裳重譯而獻白雉何以利于楚乎以為越裳氏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梅貪也言穆王巧於辭令貪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詞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一云夫何周流梅一作晦補曰方言云梅貪也士改切其字從手賈生云品庶每生是也集韻云梅母罪切慙也梅母亥切貪也諸本作梅釋文每磊切其字從木傳寫誤耳晦玉名音媒亦非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史記云周穆王得驥溫驪驛駒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

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歸周以救亂巧悔言巧於貪求也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環旋也言王者當修道德以來四方何為乃周旋天下
而求索之也天對曰穆情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
怪之謀補曰穆王事見竹書穆天子傳後世如秦皇漢
武託巡狩以求神僥倖皆穆王啟之也志足氣滿貪求無
厭適以名亂

妖夫曳衡何號于市

前世有童謡曰屢弧箕服妖怪也號呼也昔周幽王

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怪執而曳戮之於
市也補曰曳牽也引也衡熒絹切行且賣也曳衡言夫
婦相引行賣於市也襃姒事見國語周幽誰誅焉得夫襃
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
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檻而藏之夏亡傳殷
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
流于庭化為元龍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

而生子懼而棄之時被戮夫婦夜亡道聞後宮處妾所
弃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喪喪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
喪人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為喪似立以為后惑而
愛之遂為大戎所殺也補曰藏一作弃弃即藏也
天命
反側何罰何佑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
側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齊桓九會
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
一大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恒也會一作合補曰卒終也
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國語曰
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孫明復尊王發微曰桓公之
會十有五十三年會北杏十四五年會鄆十六二十
七年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葵丘五年會
首止七年會寧母八年會洮九年會葵丘十三年會鹹
十五年會杜丘十六年會淮是也孔子止言其九者蓋
十三年會北杏桓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鄆又是

代宋諸侯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杜丘十六年會淮皆有兵車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史記曰管仲病桓公問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刀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卒近用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刀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無詭立乃棺赴按小白之死諸子相攻身不得斂與見殺無異故曰卒然身殺甚之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

惑姐何惡輔弼讒謗是服事也言紂憎之言而事用謗讒之人也謗一作調補曰服行也用武王數紂曰賊虐諫輔崇信姦回莊子曰好言入之惡謂之讒希意謂之謗比干何逆而抑沈之

比干聖人紂諸父也

其心也補曰抑沈猶九章云情沈抑而不達也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也

雷開傳人也阿順於

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一云雷開何順而賜封金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

聖人

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子異方終皆歸之也補曰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

不肯順故曰異方或曰下文云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此異方也

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伯

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怒乃殺之趙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詳狂也詳一作佯補曰梅音免紂

諸侯號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茹梅伯之骸史記曰箕子紂親戚也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

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詳狂而為奴遠隱而鼓琴以自悲故

傳之曰箕子操稷維元子帝何竺之元大也帝謂天帝詳詐也與佯同

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
鳥何燠竝無之字補曰爾雅云竺厚也與篤同詩曰厥
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
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育時維后稷注云
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於郊祿而得其福史記曰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
出野見巨人社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
居期而生子左氏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說者曰元子
首子也姜嫄爲帝嚳元妃生后稷簡狄爲次妃生契故
曰稷維元子也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投弃也燠溫也言姜嫄
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燠一作燠補曰燠音郁熱也其
字從火燠貪也無熱義詩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
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

永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注云大鳥來一翼覆
之一翼藉之史記曰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及為成入遂
好耕農帝堯聞之舉為農師逸云后稷無父而生按稷
以帝譽為父特姜嫄感巨迹而生有神靈之徵耳天命
元鳥降而生商亦猶是也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馮大也挾持也言

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才馮一作憑補曰此與
下文相屬馮如馮跋之馮武王多才多藝言馮弓挾矢

而將之以殊能者武王也天對曰既驚帝切激何逢長

既岐既嶷宜庸將焉用逸說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
之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
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驚一作敬
切一作功補曰此言武王伐紂震驚而切責之不顧
君臣之義惟紂無道故武王能逢天命以永其祚也

伯

昌号衰秉鞭作牧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以喻政言
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

之牧也補曰号與號同孔叢子羊客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皆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史記紂以西伯為三公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周官曰牧以地得民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撤壞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因徙以為天下之大社也一云命有殷之國補曰此言文王秉鞭作牧以事紂而武王伐殷以有天下也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謂文王也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美太王之社遂為大社也記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岐在右扶遷藏就岐風美陽中水鄉因岐山以名太王自豳徙焉遷藏就岐

何能依言太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
其民依倚而隨之也太王一作文王補曰按詩
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注云文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
亦在岐山之南說大云岐周文王所封也然太王居邠
狄人侵之始邑於岐山之下則遷藏就岐殷有惑婦何
蓋指太王也天對曰踰梁橐囊蘊仁蟻萃殷有惑婦何
所譏惑婦謂妲己也譏諫也言妲己惑誤于紂不可復
譏諫也補曰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
焉受賜茲醢西伯上告茲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
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
語於上天也補曰史記紂醢九侯脯
鄂侯西伯聞之竊歎紂囚西伯羑里何親就上帝罰殷
之命以不赦上帝謂天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殷
之命不可復赦也一云上帝之罰補曰此
言紂為無道自致天討故不可赦
也天對云孰盈惡兵躬殄祀 師望在肆昌何識 師

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丈
王何以識知之乎識一作志補曰識與志同

鼓刀揚

聲后何喜

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
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

載與俱歸也天對云奮

力屠國以髀臠厥商

武發殺殷何所悒

言武王發欲

悄悒而不能久忍也補曰悒音邑憂也

不安也天對云發殺曷逞寒民于烹

載戶集戰何所

急

尸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

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也補曰史記武王東觀兵

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

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補曰記云祭祀之有尸也宗

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主有虞主練主尸神象也

伯

以入為之然書序云康王既尸天子則尸亦主也

林雉經維其何故

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一無何

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國

語云雉經于新城之廟注云雉經頭槍而懸死也

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言驪

殺申生其冤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墜一作墮一作墮補曰墮即地字左傳云孤突適下國遇太

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又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此言申生之冤感天抑地而誰畏懼之乎

皇

天集命惟何戒之

言皇天集祿命而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懼也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王者既已修

下有命既集此言何所戒慎而致天命之集也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一無又字代一作伐補曰受禮天下言受王者之禮於行禮義受天命而有天下矣又何為至使異姓代之乎

天下也有德則興無德則亡三初湯臣摯後茲承輔湯
代之王是不一姓可不慎乎

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
其謀也承一作丞補曰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
相臣之與此異者此言伊尹初為媵臣後乃以為
相耳孟子言湯尊德樂道不以臣禮待之也

何卒官

湯尊食宗緒

孫天對云湯摯之合祚以久食補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

曰官湯猶言相湯也尊食廟食也

勲闔夢生少離散亡

勲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也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未夷未卒

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次不得為王少離散

亡故在外乃使專設諸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世盛以

伍子胥為將大有功勲也補曰史記吳壽夢卒有子四

入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公子光者諸樊之子

也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遂弑王僚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天對云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傍惶激復而勇益德邁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壯

也言闔廬少小散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彭鏗斟威嚴也補曰闔廬用伍子胥孫武破楚入郢彭鏗斟

雉帝何饗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堯羹有香音神仙傳云彭祖姓篯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切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篯音翦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

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補曰莊子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又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天對云鏗羹於帝聖孰

嗜味夫死自暮中央共牧后何怒牧草名也有實后君而誰饗以俾壽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争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噉以喻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牧唐本作收注同一作枚補曰爾雅曰中有枳首蛇焉枳首岐頭蛇也韓非子曰蟲有媿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古今字詰云媿古虺字天對云媿 醬 蟲蛾微命力何固言螽蛾有蟠毒之已毒不以外肆 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毒蟠固其常也獨當憂秦吳耳一作蠭蟻補曰螽音峰傳曰螽薑有毒而况國乎蛾古蟻字記曰蛾子時術之是也蟠音若痛也天對云細腰羣蟻夫何足病 驚女采薇鹿何祐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北至回水因獲得鹿其家遂昌蟻乃天祐之祐一作佑北至回水萃何喜萃止也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兄有噬犬弟

何欲

兄謂秦伯也 噩犬齧大也 弟秦伯弟鍼也

易之以

百兩卒無祿

言秦伯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金易之
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 補曰春秋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也 晉語曰

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 天對注云百兩蓋

謂車也 逸以為百兩金誤矣

薄暮雷電歸何憂

言屈原書壁所問略

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

乎補曰薄暮日欲晚喻年將老也 雷電喻君暴怒也 歸

何憂者自嚴嚴不奉帝何求

言楚王感信謾佞其威嚴當日墮不可復奉成雖從

寬之詞

天帝求福神伏匿穴處爰何云

爰於也吾將退於江濱伏匿穴處耳當復何言

無如之何

伏匿穴處也吾將退於江濱

天帝求福神

伏匿穴處耳當復何言

初若所叩伊憂念毒竟誰與荆勲作師夫何長

荆楚也師衆也勲功也

乎天對云合行違匪同

若所叩伊憂念毒竟誰與荆勲作師夫何長

楚邊邑之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采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此興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恐不可久長也一云夫何長先補曰史記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荆勲作師夫何長言楚雖有功吳復伐楚非長久之策也此楚平王時事屈原徵往事悟過改更我又何言欲使楚王覺悟引過自與以諷耳悟過改更我又何言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悟一作寤補曰更音庚太史公曰屈平雖放流謫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光闔廬名也言吳與楚相不悟也

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大勝我也
補曰楚昭王十年吳王闔廬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
懷王與秦戰為秦所敗亡其六郡入秦不返故屈原徵荆勲作師吳光爭國之事諷之何環穿自

間社丘陵爰出子文

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鄭公之女旋穿間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

子文弃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鬪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仁之才也一云何環間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補曰左傳初若敖娶於祁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祁淫於祁子之女生子文焉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天對注曰爰出子文哀今無此人但任子蘭吾告堵教以不長

堵教楚賢人也屈原故時語堵教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

一本以下有楚子補曰左傳楚子滅息以息姬歸生堵教及成王焉楚子文王也莊公十九年杜教生二十三

年成王立杜教即堵教也天對注云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堵教堵教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教不長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堵教為楚賢人

名彌彰

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干忠直之名以顯彰

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懇惻義不能已

也試一作誠予一作與彰一作章天對云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補曰予音與

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

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一作經傳以解說之亦

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有解

闕

詞一作說乃

復多連塞其文

一云乃復
支連其文

濛湧其說

上莫孔下乎孔切
濛湧大水也湧一

作鴻音同

故厥義不昭微指不哲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

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之符驗

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楚辭補注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何瑞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楚辭補注卷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楚辭補注卷一萬九千五百五

集部

楚辭補注卷四

宋 洪興祖 撰

漢九章章句第四

惜誦

一作
情論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樞思君念國

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

史記云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
襄王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

則九章之作在頃襄時也

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

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

以相傳焉

卒釋文作猝騷經之詞緩九章之詞切淺深之序也五臣云九義與九歌同

惜誦以致愍兮

惜貪也誦論也致至也愍病也言已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

口至於身以疲病而不能忘愍一作慇

發憤以杼情

憤懣

補曰愍音敏惜誦者惜其君而誦之也杼渫也言已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渫已情思以風諫君也杼一作舒補曰杼渫水槽也

音署杜預云杼舊意然文選云杼情素又曰杼下情而通諷諭其字並從手上與文呂二切

所作忠

言已所陳忠信之道先慮於心合於仁義乃杼下情而通諷諭其字並從手上與文呂二切

所作忠

而言之兮

敢為君言之也作一作非一本忠下有心字

補曰作為也下文云作忠以造怨

指蒼天以為正

君春謂已作言非邪願

上指蒼天使正平之也夫天明察無所阿私惟德是
輔惟惡是去故指之以為誓也補曰正音征叶韻

五帝以折中兮

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為太皞南方為炎帝西方為少昊北方為顓頊中央為

黃帝折猶分也言已復命五方之帝分明言是與非也一本作折中補曰折與折同按史記索隱解折中於夫子引此為證云折中正也安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故言折中也中陟仲切對也服事也言已願復令六宗之神對聽已言事可行與否也一云以鄉服補曰孔叢子云宰我問禋於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主於郊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祭星也雩崇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孔安國王肅用此說又一說云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云乾坤六子顏師古用此說一云天地四時一

云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一云六為地數
祭地也一云天地間游神也一云三昭三穆王介甫用
此說一云六氣之宗謂太極沖和之氣蘇子俾山川以

備御兮

俾使也

命咎繇使聽直

咎繇聖人也言已願復令山川之神備列而處

使御知己志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忠直與否也夫
神明照人心聖人達人情故屈原動以神聖自證明也
命一作會使一作以補曰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故使之聽直竭忠誠以事

君兮

竭盡一本君下有子字

反離羣而贅胱

羣衆也贅胱過也言已竭盡忠信以事於

君若人有贅胱之病與衆別異以得罪謫也補曰贅之苟切胱音尤瘤腫也莊子曰附贅懸胱忘儇媚
以背衆兮儇儇也媚愛也背違也言已脩行正直忘為
僂媚之行違背衆人言見憎惡也補曰儇墮

緣切說文慧也一曰利也言已忘後待明君其知之須賢

明之君則知己之忠也書曰知人則哲秦繆公舉由余齊桓任管仲知人之君也一本無明字言與行

其可迹兮出口為言情與貌其不變志願為情顏色為

陳辭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情貌相副內外若一終不變易也故相臣莫若君兮

下忠之與佞在君知之明也補曰所以證之不遠視臣

相視也息亮切傳曰知臣莫若君所以證之不遠證驗

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證驗之迹近取諸身而不遠也一本之下有而字吾誼先

君而後身兮言我所以脩執忠信仁義者誠欲先安君父然後乃及於身也夫君安則已安君危

則已危也補曰誼與義同人臣之義當先君而後已

羌衆人之所仇

羨然辭也怨

鵠

曰仇言在

位之臣營私為家已獨先君後身其義相反故為衆人所仇怨一本羌下有然字一本仇下有也字專惟君而無他兮惟一作思又衆兆之所讎兆父怨曰讎言已專心思欲竭忠情以安於君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趨故為衆所怨讎欲殺已也兆一作人一本讎下有也字壹心而不豫兮豫猶羌不可保也保知也言已專壹忠人所惡志不猶豫顧君心不可保知易傾移也一本此句與下文皆無也字疾親君而無他兮招名也言已疾惡讒佞欲親近君招衆人悉欲來害已有招禍之道將遇咎也思君其莫我忠兮言衆人思君皆欲自利無若己欲盡忠信之節忠一作知補曰此言君不以我為忠也忽忘身之賤貧言已憂國念君忽忘身之賤貧猶願自竭事君

而不貳兮

貳二也而

迷不知寵之門

迷惑也言已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

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不知得遇寵之門戶當何由之
也補曰老子云寵為不寵非君子之所貴也屈原惟不知出此故以信

見疑以忠被謗忠何罪以遇罰兮

罰刑

亦非余心之所志

言已復行忠直無有罪過而遇放逐亦非我本心
宿志所望於君也一本此句末與下文皆有也字行不
越陸

羣以巔越兮

巔殞

又衆兆之所咍

咍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咍言已行度不

合於俗身以巔墮又為人之所笑也或曰衆兆之所異
言已被放而巔越者行與衆殊異也補曰咍呼來切說

文云蚩紛逢尤以離謗兮

紛亂貌尤謗之多也

離遭也

謇不可釋

謇辭也釋解也言已逢遇亂君而被罪過終不可復解釋而說也一本句末有也字情

沈抑而不達兮

沈沒也抑按也

又蔽而莫之白

言已懷忠貞之情沈沒胷臆不

得白達左右壅蔽無肯白達已心也一本句末有也字
補曰情沈抑而不達人君不知其用心也又蔽而莫之

白羣臣莫肯明己所存也

心鬱邑余侘傺兮

鬱邑愁貌也餘住也楚人謂立貌也

失志悵然往立為
侘傺也心一作忳

又莫察余之中情

言已懷忠不違心中鬱邑惆悵往立

失我本志曾無有
察我之中情也

固煩言不可結詒兮

詒遺也詩曰詒我德音也固一

作故一本結下有而字
補曰詒音怡贈言也

願陳志而無路

願思也路道也言已積思累日

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已志又無
道路也補曰思美人曰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退

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

言已放棄所在幽遠衆無知己之情

也補曰號大呼也音豪

大

申侘傺之煩惑兮

申重也言衆人無知已之情思念惑亂故重侘

傺悵然失意也

中悶瞀之忳忳

悶煩也瞀亂也忳忳憂貌也言已憂心煩悶忳忳然無所舒也

中一作心補曰瞀音茂忳徒昆切悶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

杭度

也詩曰一葦杭之魂一作蒐杭一作航補曰杭與航同許慎曰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為航

吾使厲神

占之兮

厲神蓋殤鬼也左傳曰晉侯夢大厲搏膺而踊

夫有族厲注云厲主殺罰

曰有志極而無旁

旁輔也言厲神為屈原占之曰人夢登天無以

渡猶欲事君而無其路也終無輔佐

終危獨以離異兮

言已行忠直身終危

但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殆與衆人異

曰君可思而不可恃

恃怙也言君誠可思念為竭忠謀顧不可

怙恃能實任
已與不也 故衆口其鑠金兮

鑠銷也言衆口所論萬人所言金性堅剛尚為

銷鑠以喻讒言多使君亂惑也補曰鑠書藥切鄒陽曰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顏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
被燒煉以初若是而逢殆殆危也言已志行忠信正直
至銷鑠性若金石故為讒人所危殆

懲於羹者而吹鼈兮

言人有歎羹而中熱心中懲怠見
鼈則恐而吹之言易改移也獨已

執守忠直終不可移也一無者字一云懲於熱羹者一
云懲熱於羹蓋一作鼈一作鼇補曰懲戒也鼈音賚鄭

康成云凡醯醬所和細切為鼈一曰
擣薑蒜辛物為之故曰鼈曰受辛也何不變此志也何

改忠直之節隨從吹鼈之志也一云何不變此欲釋階
之志一本自此句至又何以為此援並無也字欲釋階

而登天兮釋置也登上也人欲上天而釋其階知其無由登也以言我欲事君而釋忠信亦知終無

以自通也補曰釋名云階梯也孟子所謂完廩捐階是
也易曰天險不可升語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欲釋階
而登天甚言其不可也

猶有曩之態也

曩鄙也言欲使己變節而從俗猶鄙者欲釋階登天

之態也言己所不能履行也猶有曩之態從俗猶鄙者欲使己變節而一作又猶補曰謂懲羹吹蕪之態衆駭遽以離心兮又

何以爲此伴也

伴侶也言己見衆人易移意中驚駭遂離己心獨行忠直身無伴侶特立於世

如此皆驚駭遑遽離心而異志也

同極而異路兮又

何以爲此援也

路道也言衆人同欲極志事君顧忠佞之行異道而殊趨也援引也言忠佞之

志不相援引而同也補曰援於願切接援救助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

一無晉字

父信

讒而不好好愛也申生晉獻公太子也體性慈孝獻公娶後妻嬪姬生子奚齊立為太子因誤申生

使祭其母於曲沃歸胙於獻公嬪姬於酒肉置鳩其中
因言曰胙從外來不可信乃以酒賜小臣以肉食大皆
斃姪乃泣曰賊由太子於是申生遂自殺故曰父信讒
而不愛也補曰禮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
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
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
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
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
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
乃卒是以為
行婞直而不豫兮婞很也豫厭
恭世子也

行婞直而不豫兮

婞很也豫一作斅

魚功用而

不就鯀堯臣也言鯀行婞直恣心自用不知厭足
故殛之羽山治水之功以不成也屈原履行忠直
終不回曲猶鯀婞直終獲罪罰補曰申生之孝未免陷
父於不義鯀績用不成殛於羽山屈原舉以自比者申

生之用心善矣而不見知於君父其事有相似者
鯀以婞直忘身知剛而不知義亦君子之所戒也

吾聞

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始吾聞為君建立忠策必

為羣佞所怨忽過之耳以

為不然今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

言人

臂更歷方藥則成良醫乃自知其病吾被放棄乃信知
讒佞為忠直之害也一云九折臂而為良醫一云吾至

今而知其然一云吾今而知其然補曰左氏云三折肱

知為良醫

孔叢子云宰我問曰

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

後瘳大夫衆賓復獻攻療之方何也夫子曰三折肱為
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諸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

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

言其方欲售之以己人之疾也

增弋機而在上兮

增

弋亦射也論語曰弋不射宿弋一作堆補曰增音增

淮南云增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翹翔其勢

馬得注云增弋射鳥短矢也機發也四尉羅張而在下有罿繳弋射之機下有張施尉羅之網飛鳥走獸動而遇害喻君法繁多百姓動觸刑罰也補曰尉音尉記曰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下設張辟以娛君兮

辟法也娛樂也補曰辟毗亦音戶切說文云法也節制其罪也願側身而無所言君法繁多讒人復更設張峻法以娛樂君已欲側身竄首無所藏匿也欲儻佞性以干傑兮儻知然切儻佞性低佞性留待於君求其善意恐終不用恨然立住補曰儻謂求仕而不去也不恐重患而離尤尤過也言進貌干傑謂求仕而不去也恐重患而離尤已欲求君之善意恐重得患禍逢罪過也補曰恐去聲重儲用切增益也離遭也欲高飛而遠集兮君周謂汝何之罔無也言已欲遠集他國君又誣罔我

去君而不仕得無謂
我遠去欲何所適也
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
已言
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而從佞偽心堅
於石而不忍為也一云蓋志堅而不忍
背膺脾以交痛兮
膺胷也脾分也一本脾下有合字一云背膺敷脾
其爻痛補曰脾音判傳曰夫妻脾合也字林云脾
則憂思鬱結胷背分裂心中交引而
半心鬱結而紓軫
紓曲也軫隱也言已不忍變心易行
也
隱痛也結一作約補
約縛也軫痛也
擣木蘭以矯蕙兮
擣猶糅也擣一
作擣矯一作擣
糅一作揉補曰擣音擣斷木
糅一作揉補曰擣音擣斷木
也擣舉手也釋文古昂切
擣申椒以為糧
申重也言
遂而棄居於山澤猶重糅蘭蕙和糅衆芳以為糧食飲
有節脩善不倦也糅一作鑿補曰左傳曰粢食不鑿鑿
精細米說文曰糲米一播江離與滋菊兮
播種也詩曰
斛春九斗曰糲並音作

時也願春日以爲糗芳

糗糒也言已乃種江離時香菊采之為糧以供春日之食也補曰糗

去久切乾飯屑也孟子曰飯糗茹草江離與菊以為糗糒取其芳香也糒音備恐情質之不信

兮情志也質性故重著以自明

言我脩善不懈恐君不深照已之情故復重深

陳飲食清潔以自著
明也補曰重直用切矯茲媚以私處兮

矯舉也茲此也釋文作矯居表

切補曰矯本願曾思而遠身

曾重也言已舉此衆善可

從手舉手也願曾思而遠身
重思而察之

曾音增

惜誦

此章言已以忠信事君可質於明神而為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采衆善以

自處

而已

余幼好此奇服兮

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

年既老而不衰

衰解也言已少

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

五臣云衰退也雖年老而此心不退

帶長鋏之陸離兮

五臣云

衰退也

雖年老而此心不退

懈也

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

人名曰長鋏也五臣云陸離劍低昂貌補曰鋏古挾切莊子曰韓魏為鋏注云鋏

把也史記曰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

長鋏短鋏冠切雲之崔嵬

崔嵬高貌也言己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嵬一作巍五臣云切雲冠名補

曰崔嵬音崔嵬並五回切被明月兮珮寶璐

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己背被明月之珠要

佩美玉德寶薰備行度清白也珮一作佩五臣云被猶服也明月珠名補曰淮南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注云

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璐音路說文云玉名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溷亂也渴貪也

一無兮字

吾方高馳而不顧

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

曲也一本句末有兮字五臣云言我冠帶佩服莫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無相知者顧世上如此

故高馳不顧願駕虬螭而遠去也

駕青虬兮驂白螭

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

宜可信任也五臣云虬螭皆龍類補曰虬見騷經螭見九歌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重華舜名瑤玉也圃園也言已想侍虞舜遊玉園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遊一作游一云瑤石次玉也補曰山

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實惟帝之平圃

登崑崙兮食玉英

猶言坐明堂受爵位

崑崙一作焜崐食一作食五臣云瑤圃玉英皆美言之補曰爾雅西北之美者有焜崐虛之璆琳琅玕焉援神

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

言已年與天地相敝

名與日月同耀一云同壽齊光一云比壽齊光五臣云
言若得值於此時而我年德冀如是也補曰莊子曰吾
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嫉
害忠貞乃曰哀哉

南夷之人無知我賢也國語云楚為荆蠻旦余濟乎江湘旦明也濟渡也

者紀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日一作於乘鄂渚而反顧兮

乘登也鄂渚地名補曰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郢郢州武昌縣地是也隋以郢渚為名

緒風歎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郢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
冬北風愁而長歎心中憂思也五臣云秋冬之風

搖落萬物比之謾依是以歎焉補曰歎音哀方言云歎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歎步余馬兮山

臯邱余車兮方林邱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強壯行於山臯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於方林

無所載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
無所施也邸一作低補曰邸典禮切低無舍義風賦云
邸萼葉而振氣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船有艤牖者補
注云邸觸也

舲蜀艇注云舲小船也釋文作舲
補曰上謂溯流而上也上上聲

齊吳榜以擊汰

吳榜船櫂

也汰水波也言已始去乘舲船之船西上沅湘之水士
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
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補曰字書艤船也

吳疑借用榜北益切又音榜進船也汰音泰

船容與

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流

使已疑惑有還意也疑一作凝五臣云容與徐動貌淹
留也疑滯者戀楚國也補曰江淹賦云舟凝滯於水濱
杜子美詩云舊客舟凝滯皆用此語其作凝者傳寫之誤耳

朝發枉渚兮

枉渚地名一作渚

夕宿辰陽

辰陽亦地名也言已乃從枉宿辰陽自傷去國日已遠也或曰枉曲也階沚也辰時也

漢武陵郡有辰陽注云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舊治在

辰水之陽故取名焉楚詞所謂夕宿辰陽也沅水又東

歷小灣謂

苟余心其端直兮

苟誠也其一作之雖僻遠五臣云苟且也

之何傷

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僻

一作辟五臣云原自解之詞

入溆浦余儻徊兮

溆浦水名儻徊一作遭迴五臣云溆亦浦

類遭轉迴旋也

迷不知吾所如

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

補曰溆徐呂切

念楚國雖循江水涯意

猶迷惑不知所之也

一本吾下有之字深林杳以冥冥兮

山林草木茂盛

冥杳一作晦冥冥一作暝
冥冥五臣云冥冥暗貌

非賢士之道徑一本此句上有乃字

五臣云猨犹輕捷之獸喻國之昏亂邪巧生焉非賢智所能處也補曰

猨見九歌山峻高以蔽

日兮

言險阻危傾也以一作而

下幽晦以多雨

言暑濕泥潭也補曰此言陰氣盛而多雨

也霰雪紛其無垠兮

涉冰凍之盛寒補曰詩云如彼雨

雪先集維霰霰霑也一曰雨雪雜

垠音銀雲霏霏而承宇

室屋沈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

畔岸也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興殘賊

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蔽君明也下幽晦

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

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

進滿朝廷也補曰霏芳微切詩雨雪霏霏

樂兮

遭遇讒佞

失官爵也

遠離親戚

吾不能變心而斥逐也

幽獨處乎山中

遠離親戚而斥逐也

吾不能變心

而從俗兮

終不易志隨枉曲也

固將愁苦而終窮

愁思無聊身困窮也

接輿

髡首兮桑扈羸行

接輿楚狂刑身體避世不仕也

桑扈隱士也去

衣裸裎效夷狄也言屈原自傷不容於世引此隱者以

自慰也羸一作裸補曰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楊子曰狂接輿之被其髮也莊子曰嗟來

桑戶乎髡音坤去髮也羸力果切赤體也

忠不必用兮

賢不必以乎不以左氏曰師能左右之曰以伍子逢殃

分伍子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

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言逢殃補曰子胥伍

員也史記越王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吳王喜惟子胥懼

曰是棄吳也諫不聽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抉

吾眼置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比干

莊子曰伍員流於江鄒陽曰子胥鴻夷比干

諸父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斲斲朝涉割
則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孔於是乃
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謂也一云比干紂
也一云比干之庶兄菹一作菹與前世而皆然兮
忠直而遇患害如比干子胥者多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五臣云此自抑之詞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
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
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
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燕雀烏鵲巢堂壇兮董正
鸞鳳俊鳥也有聖君則來無德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燕雀
則去以興賢臣難進易退也
烏鵲多口妄鳴以喻讒佞言楚王愚闇不露申辛夷死
親仁賢而近讒佞也補曰壇音善見九歌露申辛夷死

林薄兮

露暴也申重也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言重
精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中猶言取賢

明君子棄之山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腥臊臭惡也御用也薄附也言

不識味者並甘臭惡不知人者信任讒佞故忠信之士不得附近而放逐也補曰臊音騷周禮曰豕首視而交

睫腥犬赤股而躁臊左傳曰薄而觀之薄迫也逼近之意如字一音博下文忽翶翔之焉薄瞭杳杳而薄天並

同陰陽易位時不當兮

陰臣也陽君也言楚王惑蔽羣佞權臣將代君與之易位自傷

不遇明時而當暗世補曰陰陽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易位言君弱而臣强也當平聲

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

兮言已懷忠信不合於衆故悵然住立忽忘居止將遂遠行之他方也一無忽字

涉江

此章言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

子遇
害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

德美大稱皇天以興君也

何百姓之震愆

震動也愆過也

言皇天不純一其施則萬物夭傷人君不純

一其政則百姓震動以觸罪也

仲春二月也刑德合會嫁娶之時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已正以

兮方仲春而東遷

仲春二月也刑德合會嫁娶之時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已正以

仲春陰陽會時徙我東行遂與室家相失也二無方字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

以流亡

遵循也江夏水名也言已東行循江夏之水而遂流亡無還鄉之期也補曰前漢有江夏郡應

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

江夏水經云夏水出江津於江陵縣東南注云江津豫

章口東會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又云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

於沔注云應劭曰江別入沔為夏水源夫夏之為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浪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土謂之堵口焉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劉澄之著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文余亦以為非也自堵口下沔水兼通夏首而會於江謂之夏汭故春秋傳吳伐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也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即夏口矣出國門而軫懷兮

軫痛也甲之鼂吾

以行以甲日也鼂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聰明也鼂一作彘補曰鼂彘並讀為朝暮之朝馮衍賦云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注云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也

發郢都而去間兮荒忽其焉極

言已始發郢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之

時一無都字一本荒上有招字其一作之補曰前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

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郢閭里門也荒忽見九歌

楫齊揚以容與兮

楫船櫂也齊同

也揚舉也補

哀見君而不再得

言已去乘船士卒齊舉楫櫂低徊容與咸有還

意自傷卒去而不
得再事於君也

望長楸而太息兮

長楸大梓太一作歎補曰楸音秋

涕淫淫其若霰

淫淫流貌也言已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樹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雨霰也

過夏首而西浮兮

夏首夏水口也船獨流為浮也補曰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焉顧龍

門而不見

龍門楚東門也言已從西浮而東行過夏水之口望楚東門蔽而不見自傷日以遠也補

曰水經云龍門即郢城之東門又伍端休江陵記

云南關三門其一名龍門一名修門修門見招䰟

心蟬

媛而傷懷兮

嬪媛猶牽引也

眇不知其所蹠

眇猶遠也
言已顧視龍門不

見則心中牽引而痛遠視眇然足不知當所踐蹠

也其一作余一無其字文苑作所他補曰蹠音隻

順風

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

洋洋無所歸貌也言已憂不知所踐則聽船順風遂

水盛貌焉讀如且焉止息之焉

洋洋凌陽侯之氾濫兮凌

乘也陽侯大波之神濫一作瀧補曰戰國策云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淮南云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

侯之波逆流而擊注云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龍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也

應邵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汜孚梵切

忽翹翔之焉薄

薄止也言已遂

復乘大波而遊忽然無所

心絓結而不解兮

絓懸補曰

畫

思蹇產而不釋

蹇產詰屈也

言已乘船踏波愁而恐懼則心肝縣結思念詰屈而不可解

釋也補曰山曲曰嶺
嶺義與此同

將運舟而下浮兮

運回

上洞庭而下

江

言已憂愁身不能安處也

去終古之所居兮

遠離先祖之宅舍也

今逍遙而

來東

涉江湖也

羌靈鬼之欲歸兮

精神夢遊還故居也羌一作嘵補曰羌發

聲也嘵丘亮切於義不通

何須臾而忘反

倚住顧望常欲去也

背夏浦而西思

兮

背水嚮家念親屬也

哀故都之日遠

遠離郢都何遼遼也

登大墳以遠望

兮

想見宮闕與廊廟也水中高者為墳詩曰遵彼汝墳聊以舒吾憂心且展我情

哀州土之平樂兮

閔惜鄉邑之饒富也補曰樂音洛

悲江介之遺風遠

大川民俗異也

介一作界

補曰薛君韓詩章句曰

當陵

介界也曹子建詩云江介多悲風注云介間也

陽之焉至兮

意欲騰

馳道安極也

陵一作凌補曰前漢

人賦云反大

丹陽郡有陵陽仙人陵陽子明所居也大

壹而從陵陽

水淼南渡之焉如

森滉彌望無際極也渡一

夏大殿也丘墟也詩云於我乎

也

夏屋渠渠懷王信用讒佞國將

集曾不知夏之為丘兮

夏大殿也

丘墟也詩云於我乎

也

夏屋渠渠懷王信用讒佞國將

危亡曾不知其所居宮殿當為墟也

補曰夏大殿也

丘墟也詩云於我乎

也

夏屋渠渠懷王信用讒佞國將

門之可蕪

孰誰也蕪逋也言郢城兩東門非先王所作

邪何可使逋廢而無路補曰說文曰蕪蕪也

怡樂憂與愁其相接

接續也言己念

心不怡之長久兮

怡樂憂與愁其相接

接續也言己念

貌也

憂與愁其相接

接續也言己念

含戚憂愁相續無惟郢路之遼遠兮

楚道逶迤山谷隘也

江與夏

有解也其一作之

之不可涉

分隔兩水無以渡也

忽若不信兮

始從細微遂見疑也

至今九年而不復

放且九年君不覺也

補曰卜居言屈

年而不復按楚世家屈原傳六國世表劉向新序云秦欲吞滅諸侯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賂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當懷王之十六年張儀相楚十八年楚囚張儀復釋去之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於是復用屈原屈原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使人追之不及三十年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不如無行懷王卒行當頃襄王之三年懷王卒於秦頃襄聽讒復放屈原以此考之屈平在懷王之世被黜復用至頃襄即位遂放於江南耳其云既放三年謂被放之初又云九年而不復蓋作此時放已九年也慘鬱

鬱而不通兮

中塞也心憂滿慮閉

蹇侘傺而含感

悵然住立內結毒也

外承歡之汋約兮

汋約好貌補曰

謔莊弱而難持

謔誠也言佞人

湛而願進兮

湛湛重厚貌補曰詩曰湛湛露斯注云湛

茂盛貌大減切相如賦云紛湛湛其差

錯注云湛湛積切如如被離而鄣之

言已體性重厚而欲願

厚之貌徒感切如被離而鄣之

進讒人妨害加被離

駭曰析

鄣而蔽之被一作披補曰被讀曰披反離

離駭曰

春風之被離鄭音章壅也記曰鮀鄭洪水

堯舜之

抗行兮

行下孟切

瞭杳杳而薄天

一無瞭字一云杳冥冥而薄天補曰瞭音了目明也

杳杳遠貌衆讒人之嫉姤兮被以不慈之偽名

賢而不與子補曰堯舜與

故有不慈之名莊子曰堯不慈舜不孝言此者以明堯舜大聖猶不免謗謗况餘人乎憎愠惄之

脩美兮脩一作修補曰溫紅粉切謂心所溫好夫人之悅

慨 釋文作磕苦蓋切補曰抗苦朗切抗慨憤意君子之
愠惄若可鄙者小人之抗慨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

此皆解於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

補曰說文曼引也音萬冀壹反之何時言已放遠日以曼曼周流觀視意欲一還知當何時

思故巢也補曰淮南云鳥飛反鄉孤死首丘各哀其所生狐死必

首丘念舊居也補曰記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廣志曰狐死首丘

豹死信非吾罪而棄逐兮我以忠信而獲過也何日夜而忘之夜

首山念君不遠離也

哀郢

此章言己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於讒諂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

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

哀憤結縉慮煩寬也一無心字屈

獨永歎乎增傷

哀悲太息

損肺肝也思塞產之不釋兮

心中詰屈如連環也

曼遭夜之方長

憂不能眠

時難曉也悲秋風之動容兮

風為政令動搖也言風起而草木之類搖動君令下而百姓之

化行也一本云悲夫補曰九辨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意與此同何回極之

浮浮

回邪也極中也浮浮行貌懷王為回邪之政不合道中則其化流行羣下皆效也補曰極至也詩曰

江漢

浮浮浮水流貌此言回邪盛行猶秋風之搖落萬物也

數惟蓀之多怒兮

數紀也蓀

香草也以喻君蓀一作荃補曰數所矩切計也惟思也言計思其君多妄怒無罪而受罰也

傷余心

之憂憂

憂痛貌也言已惟思君行紀數其過又多忿怒無罪受罰故我心憂憂而傷痛也補曰憂音憂

說文云願搖起而橫奔兮

言已見君妄怒無辜而受罰則欲搖動而奔走

覽民

尤以自鎮

尤過也鎮止也言已覽觀衆民多無過惡而被刑罰非獨已身自鎮止而慰已也補曰鎮

音結微情以陳詞兮

結續妙思賦也王使覽

舉與懷

照也補曰遺去聲

日

昔君與我誠言兮

始君與己謀政務也誠一作成

曰黃昏以

為期

且待日沒間靜時也補曰淮南曰薄於虞淵是謂黃昏黃昏喻晚節也戰國策云行百里者半於九

十此言末路之難

羌中道而回畔兮

信用讒人反既有此他志更狐疑也

謂已不忠遂外疏也

憇吾以其美好兮

握持寶玩以侮余也一無其字

補曰此言懷王自矜伐也憇矜覽余以其脩姱

也莊子曰虛矯而恃氣讀若驕

陳列好色以示

我也覽一作鑒脩一作修補曰姱好也亦有戶音

與余言而不信兮

外若親已內懷詐也

一作途言蓋爲余而造怒責其非職語橫暴也蓋

一作盍補曰為去聲

願承閒而

自察兮

思待清宴自解說也補曰聞音閑莊子曰今日宴間察明也

心震悼而不敢

志恐動憚也悲夷猶而冀進兮

意懷猶豫心怛傷之憺憺幸擢拔也

肝膽剖破血凝滯也補曰怛當割切悲慘也憺談敢切安靜也

茲歷情以陳辭兮

發此憤思

列謀謨也一

蓀詳聾而不聞

君耳不聽若風過也蓀一作歷茲情

也與同固切人之不媚兮

琢瑳羣佞見憎惡也

衆果以我爲患

於劍戟也補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

論說政治道明白也補曰耿古迴切

至今其庸亡

文辭尚在可求索也

一何毒藥之謇謇兮

忠信不美如毒藥也一云何獨樂斯之謇謇兮

補曰願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傳曰美疢不如惡石願

蓀美之可完

想君德化可興復也

望三五以爲像兮

五伯可脩法也

指彭咸以爲儀

先賢清白我式之也

夫何極而不至兮

盡心

脩善獲官爵也補曰此言以聖賢為法盡心行之何遠而不至也故遠聞而難虧功名

長不善不由外來兮

才德仁義

名不可以虛作

愚欲強智不能

滅也善不外來兮

從已出也

名不可以虛作

布流

及也補曰此言有實而後名從之孰無施而有報兮

誰不自施德而蒙福補曰施矢鼓切

孰不實而有穫兮

空穂滿田無所得也以言上不施惠則下不竭其力君不履信誠則臣下偽惑則

也穫一少歌曰小嗑誣以樂志也少一作小

作穫矢照切荀子曰其小歌也注云此下一章即其反辭總論前意反覆說之也此章有少歌有倡

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為倡獨倡而無與和

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為亂辭云爾

與美人抽怨兮

為君陳道拔恨意也

并日夜而

無正君性不端晝夜謬也并一作棄一云并憾日夜

并並也馮衍賦云并日夜而憂思

憐

吾以其美好兮

示我爵位及財賄也

一作驕

慢我之言而不

采聽也

教一作警

補

倡

起倡

發聲造新曲

也

補

曰倡與唱同

有鳥自南

曰教倍也與傲同

倡曰也

補曰倡與唱同

有鳥自南

今屈原自喻生楚國也

補曰孔子曰鳥則擇木木豈能

擇鳥子思曰君子猶鳥也

疑之則舉矣色斯舉矣翔

雖易水土志不革也

補曰禹貢

人以自喻

來集漢北

而後集故古

雖易水土志不革也

補曰禹貢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周禮荊州

其川江漢漢楚水也

水經及山海經注云漢水出隴西

岷道縣嶓冢山初名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為漢水

東南至葭萌與羌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河水故有漢

沔之名又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又東過三澨水觸大

水

有俊德也

容貌說美

好姱佳麗兮

有俊德也

於江南入好姱佳麗兮

容貌說美

別山南入好姱佳麗兮

容貌說美

好姱佳麗兮

有俊德也

好姱佳麗兮

居他邑也

一作叛一作泮

有俊德也

既惄獨而不羣兮

行與衆異

身孤特也

身孤特也

補曰：惄渠榮，切無弟兄也。又無良媒在其側。

左右嫉莫衝鬻也。

道卓遠而日

忘兮。草一作連。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

瞻仰高景愁悲泣也。

北山一作南山。

臨流水而太息

顧念舊故思親戚也。

流水一作深水。

望孟夏之短

夜兮。四月之末，陰盡極也。

補曰：上云曼遭夜之方長，此云望孟夏之短夜者。

秋夜方長而夏夜最短，憂不能寐。

冀夜短而易曉也。何晦明之若歲。

憂不能寐，常倚立也。惟郢路之遼遠

兮。隔以江湖，幽僻側也。竟一夕而九逝。

精竟夜歸，幾滿十也。

曾不知路之曲

直兮。

忽往忽來，行亟疾也。一本云：曾不知路之曲直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南指月與列星。

願徑逝而未得兮，人同。

南指月與列星。

參差轉運，相遞代也。願徑逝。

而未得兮

意欲直還君不納也未一作不

竟識路之營營

精靈主行往來數也或曰

識路知道路也營一作莞補曰詩注云營營往來貌莞莞憂也音瓊

何靈竟之信直兮

質

忠正不枉曲也

人之心不與吾心同

我志清白衆泥濁也理弱而媒不通

兮

知友劣弱又鄙朴也

尚不知余之從容

未照我志之所欲也補曰言尚不知已志况也能

名我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

湍亦瀨也逆流而上泝潭淵也楚人名淵曰

潭言己

思得君命緣湍瀨之流上

泝江淵而歸郢也補曰瀨見九歌說文逆流而上曰泝洄泝向也水欲下達

之而上也

潭水出武陵一說楚人名深曰潭徒含切又音淫

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狂猶遽也

娛樂也君不肯還已則復遽走南行幽藏山谷以娛已之本志也

一無聊字

軫石歲嵬

蹇吾願兮

軫方也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歲嵬崔巍高
貌也言雖放棄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

轉行度益高我常願之也嵬一作裏補曰軫石謂石之
方者如車軫耳集韻歲音隈嵬吾回切又歲烏皆切嵬

音懷歲嵬不平也

一曰山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超越也言已動

形歲舊音委誰切裏音淮

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超越也言已動

履正直超越回邪志其法度隱行

忠信日以進也補曰說文隱安也低徊猶豫宿北姑兮

東猶猶豫也北姑地名言己所以低徊猶豫宿北姑兮
宿北姑者冀君覺寤而還已也低一作能煩寃瞀容

實沛徂兮

瞀亂也實是也徂去也言己憂愁思念煩寃
容貌憤亂誠欲隨水沛然而流去也補曰瞀

音愁歎苦神靈遙思兮

愁歎苦神者思舊鄉而神遠思也路遠

處幽又無行媒兮

路遠處幽者道遠處僻也無行媒者無紹介也

道思作頌聊

以自救兮一無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道思者中道作頌以舒怫鬱之

念救傷懷之思也憂心不遂不達也誰告者無所告懇也

抽思

此章言己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訛而自聖眩於名實昧於施報已雖忠直無所

赴懇故反覆其詞以泄憂思也

滔滔孟夏兮

滔滔盛陽貌也史記作陶陶補曰說文滔水漫漫大貌他刀切又滔聚也音陶前云

方仲春而東遷此云滔滔孟夏者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

草木莽莽

言孟夏四月純

陽用事煦成萬物草木之類莫不莽莽盛茂自傷不蒙君惠而獨放棄曾不若草木也補曰莽莫補切傷

懷永哀兮

懷思也

汨徂南土

汨行貌徂往也言己見草木盛長而已獨汨然放流

往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

睂兮杳杳

睂

思也

土一作去

補曰汨

越筆切見

騷經

視

貌也杳杳深冥貌也史記作窈窈

補曰

睂

曰睂與瞬同說文云開闔目數搖也孔靜幽默孔甚也

孔之將默默無聲也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

野甚清淨漠無人聲一云孔靜兮史記默作墨

睂

紓軫兮紓屈也軫痛也史記紓作寃

已愁思心中鬱結

離慙而長鞠

慚痛也鞠窮也言

史記慙作愍而作之補曰離遭也慙與愍同

撫情効

志兮猶穀也効冤屈而自抑

抑按也言已身多病長窮

忍遂顛沛撫已情意而考

穀心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也史記云俛詘以自抑

利方以為圜兮

利削補

官切圓常度未替度法也替廢也言人利削方木欲以削也

為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也以言讒人

譖逐故已欲使改行易初本迪兮

史記迪作由一無初字

君子所

亦終守正而不易也

易初本迪兮

史記迪作由一無初字

鄙

鄙恥也言人遭世遇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恥不忍為也

章畫志墨兮

明章

也志念也史記志

前圖未改

圖法也改易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脩前人之

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遵先聖之

法度脩其仁義不易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也史記

圖作內厚質正兮

史記作內直質重兮

大人所盛

言人質性敦厚

過失則大人君巧倕不斲兮

倕堯巧工也斲斫也史記

子所盛美也

補曰倕音垂書曰垂汝共工莊子曰工倕旋而蓋規矩

淮南曰周鼎著倕使銜其指說文云斲斫也劉殺也作

斲者孰察其撥正

察知也撥治也言倕不以斤斧斲斫

是

則曲木不治誰知其工巧者乎以言

君子不居爵位衆亦莫知其賢能也史記作揆正補曰說文曰揆治也比未切揆度也

亥文處幽

兮玄壘也幽冥也

矇瞍謂之不章

矇盲者也詩云矇瞍

史記作幽處奏工章明也言持亥

墨之文居於幽冥之處則矇瞍之徒以為不明也言持

賢知之士居於山谷則衆愚以為不賢也瞍一作矇史

記無瞍字補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

離婁微睇兮

離婁古明日者也孟子曰離婁

之明睇眄之也補曰淮南曰離朱之明即離婁也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睇音弟說文曰目

小視也南楚瞽以爲無明

瞽盲者也詩云有瞽有瞽言離婁明日無所不見微有所謂眇曰睇

眇盲人輕之以為無明也言賢者遭困厄俗人侮之以為癡也補曰說文瞽目但有狀也

變白以爲

黑兮世以濁為清也倒上以爲下俗人以愚為賢

也補曰下音戶鳳皇

在笯兮

笯籠落也徐廣曰笯一作郊補曰笯音暮釋文音奴又女家切說文曰籠也南楚謂之笯雞

鶩翔舞

言聖人困厄小人得志也史記鶩作雉補曰鶩鳬屬音木同糅玉石兮

賢愚雜廁

補曰糅雜

也女教切忠佞不異補曰槧平斗斛木古代切夫惟黨人鄙

固兮

楚俗狹陋鄙一作交史記云羌夫黨人之鄙妬

也史記云羌

任重載盛兮

補曰盛多也言所任者重所載者多也重直用切

滯而不濟

陷沒也濟成也言已才力盛壯可任重陷載而身放棄陷沒沈滯不得成其本志

懷瑾

握瑜兮

在衣為懷在手為握瑾瑜美玉也補曰傳云鍾山之玉瑾瑜為良瑾音僅瑜音逾

窮不

知所示

示語也言已懷持美玉之德遭世闇惑不別善惡抱寶窮困而無所語也史記云窮不得余所

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

言邑里之犬羣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

俗人羣聚毀賢智者亦以其行度異故羣而謗之也一云邑犬羣兮吠所怪也史記無之字一本此句與下文

無也非俊疑傑兮

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傑也史記云誹駿疑桀補曰淮南云知過萬人謂

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

固庸態也

庸廝賤之人也言衆人所謗非傑異之士

斯庸夫惡態之人也何者德高者不合於俗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為犬之所吠衆人之所訕也文質疏

內兮

史記疏作疎補曰內舊音訥疏

衆不知余之異采

采文采也言已能文能質內以疏達衆人不知我

有異藝之文采也史記余作吾徐廣曰異一作奧

材朴

委積兮

條直為材壯大為朴壯一作庵史記朴作樸積一作質補曰說文云朴木皮也樸木素也莫

知余之所有

言材木委積非魯班則不能別其好醜國民衆多非明君則不知我之能也

仁襲義兮

重累也襲及也補曰淮南云聖人重仁襲恩注云襲亦重累

謹厚以爲豐

謹善也豐大也言衆人雖不知已猶復重累仁德及興禮義脩行謹善以自廣大也重華不可逕

兮

逕逢一作遷史記作悟補曰逕遷當作遷音忤與迕同列子遷物而不悟是也釋文遷五各切心不欲見

而見曰遷孰知余之從容

從容舉動也言聖辟重華不於義頗违

忠信古固有不並兮

並俱補曰此言聖賢有不並時而生者故重華不可逕湯禹不可慕

也豈知其何故

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並事君必相剋害故曰豈知其何故一本此與

下句末皆有也字史記云豈知其故也

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慕思也言殷湯

夏禹聖德之君明於知人然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也史記云邈不可慕也懲連改忿兮

憇止也忿恨也抑心而自強抑按也言已知禹湯不可史記連作違

忿恨按慰已心以自強勉也強史記作彊補曰強巨兩切離慾而不遷兮

慾病也遷徙也慾史

記作潛願志之有像像法也言已自勉脩善身雖遭病一作閨

心終不徒願志行流於後世為人

法也史記進路北次兮路道也日昧昧其將暮昧冥也像作象

次舍也言已思

念楚國願得君命進道北行以次舍舒憂娛哀兮娛樂

止冀遂還歸日又將暮不可去也史記

云含憂限之以大故限度也大故死亡也言已自知不虞哀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已悲

愁自度以死亡而已終無他志也補曰孟子云今也不幸至於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史記此句

末至明告君子並有兮字分流泪兮

浩浩廣大貌也水流也言浩浩

歸乎海傷已放棄獨無所歸者水聲也音鶴者涌波也莊子曰與汨俱出郭象云洞

伏而涌出

脩路幽蔽道遠忽兮

脩長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幽深蔽闇道路甚

遠且久長也史記轂作拂自道遠忽兮以下有曾吟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四句

懷質抱情

史記云懷情抱質

獨無匹兮

匹雙也言已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不與衆

同故孤梵獨行無

有伯樂既沒驥馬程兮

伯樂善相馬

也程量也言

驥驥不遇伯樂則無所

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遇

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史記沒作歿焉上有將字補

也言賢臣不遇

曰戰國策云昔驥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轍而不能

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之知己也淮南子曰造父

不能為伯樂注云伯樂善相馬事秦繆公又王逸云孫
陽伯樂姓名而張晏云王良字伯樂非也王良善馭事
趙簡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錯安也言萬民稟受天命
子安於忠信或安於詐偽其性不同也一云生而各有所錯安其志或

安於忠信或安於詐偽其性不同也一云民生稟命定心廣志余
民生有命史記民作人一云民生稟命

何畏懼兮

言已既安於忠信廣我志意當復
何懼乎威不能動法不能恐也

定心廣志余

永歎喟兮

爰於也喟息也言已所以心中重傷於是歎
息自恨懷道不得施用也曾一作增補曰曾

曾傷爰哀

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謂猶說也言已遭遇亂世衆人

音增喟
邱愧切

世溷濁莫吾知

念不可謂兮史記云
一云世溷莫知不可謂兮

不知我賢亦不可戶告人說一云念不可謂兮史記云
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一云世溷莫知不可謂兮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

讓辭也言人知命將終可以建
忠仗節死義願勿辭讓而自愛

惜之也補曰屈子以為知死之不可讓則捨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告語也類法也詩云永錫爾類言君子宜以我爲法度一本明下有以字

懷沙

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羣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

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仗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故太史公獨載之

思美人兮

言已憂思念懷王也

擣涕而竚貽

竚立悲哀涕交橫也補曰擣猶拔也竚直

呂切久立也貽直視也丑吏切文選注良云竚貽立視也今市聚人謂之立貽

媒絕路阻兮

良友

隔絕道壞崩也一云媒絕而
道路阻文苑作路絕而媒阻

祕密之語
難傳誦也

一無而字

蹇蹇之煩冤兮

忠謀盤紓氣盈曾也冤一
作惋補曰易曰王臣蹇蹇

陷滯而

不發

含辭鬱結不得揚也陷一作
滔補曰懷沙云陷滯而不濟

申旦以舒中情兮

誠欲

日日陳已心也以一作不補

日陳已心也以一作不補曰九
辯云申旦而不寐五臣云申至也

志沈菀而莫達

思念

不得通也一無志字

願寄言於浮雲兮

思託要謀於神靈也遇豐

沈積

隆而不將

雲師徑遊因歸鳥而致辭兮

思附鴻鴈達中情也羌宿

高而難當

飛集山林道徑異也一云羌

宿

帝嚳之德茂神靈也盛一作

威一作威成補曰史記帝嚳
高辛者黃帝之曾孫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張晏曰高辛

所興之遭玄鳥而致詒

譽妃吞燕卵以生契也言殷契合神靈之祥知而生於是性有

賢仁為堯三公屈原亦得天地正氣而生自傷不遭聖主而遇亂世也

欲變節以從俗兮

念改忠直媿易初而屈志

慚恥本行中回傾也補曰媿與愧同志音之叶韻獨

歷年而離愍兮脩德累歲

身疲病也羌馮心猶未化

憤懣守節不易性也補曰

馮與寧隱閔而壽考兮

懷智佯愚終年命也何變易之可爲

心不改更

死忠正也一云知前轍之不遂兮

比干子胥蒙禍患也轍一作道

未改

此度執心不回車既覆而馬顛兮

君國傾側任小人也車以喻君馬以喻臣

言車覆者君國危也塞獨懷此異路

遭逢艱難思忠臣也勒騎驥

而更駕兮舉用才德造父為我操之

御民以道須明君也補曰史記秦之

先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驛
驅耳之駟西巡狩父音甫操七刀切

遷逡次而勿

驅兮

使臣以禮得中和也補曰遷逡猶逡巡行不進貌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說文曰次不前也逡七旬切

聊假日以須兮

暮月考功知德化也補曰假日見騷經須待也皆古時字

指嶓冢之

西隈兮

澤流山野被流沙也嶓冢山名尚書嶓冢導漾隈一作隅補曰嶓音波禹貢導嶓冢至於荆山

注云嶓冢在梁州指嶓冢之西隈言日薄於西山也

與纁黃以為期待間靜時與賢謀也纁黃

蓋黃昏時也纁一作曛補曰纁淺絳也其為色黃而兼赤曛日入餘光並音薰

開春發歲兮

承陽施惠養百姓也

白日出之悠悠

君政溫仁體光明也

吾將蕩志而愉樂

兮滌我憂愁宏佚豫也將一作且補曰愉音逾

導江夏以娛憂以娛志也

大薄之芳茝兮

欲援芳茝以為佩也

擗茝一作芷補曰薄叢薄也

搴長洲之

宿莽

采取香草用飾已也

楚人名冬生草曰宿莽

惜吾不及古人兮

生後殷

王也惜一作然
一云古之人

吾誰與玩此芳草兮

誰與竭節盡忠厚也

此一作斯補曰玩五

換切說解篇薄與雜菜兮

篇篇畜也雜菜雜香之菜補

文弄也解篇薄與雜菜兮

曰篇音圃爾雅曰竹篇蓄注

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本草云亦呼為篇竹篇薄謂篇蓄之成叢者按篇蓄雜菜皆非芳草此言解去篇

菜而備芳茝宿莽以爲交佩也備以爲交佩

交合也言已解折篇蓄雜

莽以爲交佩也備佩纊紛以繚轉兮

德行純美能絕異也以一

作脩一作脩其補曰纊匹賓切繚音

了繚
繞也

遂萎絕而離異

終以放斥而見疑

也補曰

姜於危切

吾且儻徊以娛

憂兮

聊且遊戲樂所志

覽察楚俗竊快

在中心兮

私懷僥倖而欣喜也一無在字一揚厥憑而

不殆

思舒憤懣

其所待也芳與澤其雜糅兮

正直溫仁德茂盛也羌芳華自

中出

生含天姿不外受也

補曰紛郁郁其遠承兮

法度

行四海也

一云行度文辭流四海也

承滿內而外揚脩

一作蒸

補曰說文郁有章也承奉也

善

於身名情與質信可保兮

言行相副無表裏也

羌居蔽而聞章

雖

譽起也

令辟勞劬以爲理兮

意欲升高事貴戚也以一

山澤名宣布也居一作重

令辟勞劬以爲理兮

作憚舉趾而緣木

憚難也誠難抗足屈踰躅也

因芙蓉而為媒兮

意欲

下求從風俗憚褰裳而濡足

又恐汙泥被垢濁也補曰莊子曰褰裳躉步褰起處

切蓋讀若褰謂摵衣也足一作之

登高吾不說兮

事上得位我不好也

入下吾不能

能隨俗顯榮非所樂也

固朕形之不服兮

我性婞直不曲撓也

然容與而狐疑

徘徊進退觀民意也

廣遂前畫兮

恢廓仁義宏聖道也補曰畫音獲計策也

未改此度也

心終不變內自守也一無也字補曰度徒故切

命則處幽吾將罷兮

受祿當窮

身勞苦也一無則字補曰罷讀若疲

願及白日之未暮

思得進用先年老也一本句末有也

字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飭死而後

已

惜往日之曾信兮

先時見任身親近也補曰史記云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嫋於辭令入則

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受命詔以昭詩

君告屈原明典

文也詩一作時補曰國語曰莊王使士亹傳太子策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

志奉先功以照下兮

承宣祖業以示民也

明法度之嫌疑

草創憲度定衆

難也補曰史記云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國富強而法立兮

楚以熾盛
無盜姦也

屬貞臣而日嫉

委政忠良而遊息也補曰屬
音燭付也嫉音嬉戲也一作

娛非祕密事之載心兮

天災地變乃存

念也秘一作移雖過失猶弗治

臣有過差赦貰寬也弗

心純厖而不泄兮

素性敦厚慎
語言也泄一

作貰補曰庵厚也莫

遭讒人而嫉之

遭遇靳尚及上官
也嫉之一作佞嫉

君含怒而待臣兮

上懷憤恚

不清澈其然否

內弗省察
其侵寃也

澈一作激補曰
音轍激音澄澈晦君之聰明兮

專擅威恩

握主權也

以欺欺罔戲弄若轉丸也

弗參驗以考實兮

不審窮覈
其端原也

遠遷臣而弗思放逐徙我

信讒訛之溷濁兮

聽用邪偽
自亂惑也

溷濁一作浮說盛氣志而過之

呵罵遷怒妄誅戮也。盛古作誠。補曰：漢書曰：聞將軍有意督過。

之何貞臣之無臯兮

忠正之行少愆。或也。臯一作罪。被離謗而見尤。

誹訕獲過愆慙光景之誠信兮

質性謹厚貌純懿也。補曰：說文云：景光也。此言身被放棄多謗謗也。

已誠信甚著兮

雖處草野行彌篤也。補曰：此言身被放棄多謗謗也。

小人所慙也

身幽隱而備之

臨沅湘之玄淵兮

觀視流水心悲惻也。沅一作江。

遂自忍而沈流

遂赴深水。

自害賊也

卒沒身而絕名兮

姓字斷絕形體沒也。一云遂一作不。名字斷絕形朽腐也。沒身。

一作沈身

惜壅君之不昭

懷王壅蔽不覺悟也。古本壅皆作靡。

君無度而弗察

兮

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補曰：檢押隱括也。押音狎。

使芳草為藪幽

賢人放竄棄草野也。補曰：補

說文數
大澤也

焉舒情而抽信兮

安所展思
拔愁苦也

恬死亡而不聊

忍不

貪生而顧老也

補曰恬安

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

獨鄣壅而蔽隱兮

遠放隔塞
在裔土也

鄣一作彰音如

使貞臣為無由

欲竭忠節靡其

道也為一作而

聞百里

之為虜兮

補曰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百

里奚為秦繆公夫人媵百里奚亡秦走宛楚

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以五羖羊皮贖之

與語國事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孟子曰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

秦穆公莊子曰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伊尹烹

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

朝知

甯戚歌而飯牛

見騷經

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

宰誣阿諛甘如蜜也弗一作不補曰淮南云古人味而不貪今人貪而不味此言貪嗜讒諛不知忠直之味也子胥死而後憂竟為越國所誅滅也介子忠而立枯兮

介子介文子推也

君寤而追求

文君晉文公也寤覺也昔文公被讒姬之譖出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

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覺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立枯也七諫中推自割而食君亦解此也

封介山而為之禁

兮一無報大德之優游

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而字

死以報其德優游其靈鬼也補曰史記晉初定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介子推從者乃懸書宮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縣上

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
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莊子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
其股以食文公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淮
南曰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也封介山而為之禁者
以為介推田也逸說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縗素而哭之
非是優游大德之貌

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縗素而哭之

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恩義尤篤因為變服悲而
哭之也補曰親身言不離左右也縗音呆說文云縗素

白綬也或忠信而死節兮仇牧荀息與梅伯也或訖謾而不疑張儀

不能誅也訖一作訖補曰訖謾皆欺也上音移下謾官切弗省察而按實兮君不參

慮也補曰聽讒人之虛辭諭訛毀訾省息并切而加誣也芳與澤其雜糅兮錯而思

質性香潤孰申旦而別之惑賢愚也何芳草之早歟兮德之厚也

賢臣被讒命不微霜降而下戒嚴刑卒至死有諒聰不久也妖一作夭知淺短無所照也一云不聰明而蔽壅兮君謂易噬嗑夬卦皆曰聰不明也使讒諛而日得佞人位高家富自前世之嫉賢兮憎惡忠直謂蕙若其不可佩賤棄仁智言難用若杜若也若仇怨也謂而自好醜陋自飾以粉黛也補曰蔓音謨說文云蔓母都醜也一曰黃帝妻貌甚醜姣妖媚也音絞好音雖有西施之美容兮世有好女之異貌也補曰西施耗越之美女越絕書曰越王勾踐鄭旦以獻吳王讒妬入以自代衆惡推遠願陳情以

白行兮

列己忠心所趨務也

得罪過之不意

譴怒橫異無宿戒也

情寃見之

日明兮

行度清白皎如素也寃一作宛

如列宿之錯置

皇天羅宿有度數也補曰宿音

秀錯倉各切

乘騏驥而馳騁兮

如駕駕馬而長驅也補曰騏驥駿馬也

無轡銜

而自載

不能制御乘車將仆補曰詩云六轡如琴說文

銜馬勒口中行馬者也

乘汎汎以

下流兮

乘舟汎船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汎楚人曰柂秦人曰撥也乘一作棄汎一作柂補曰汎音泛汎

音敷說文云編木以度柂與汎同

無舟楫而自備

身將沈沒而危殆也楫一作檝補曰說文

云楫舟背法度而心治兮

背棄聖制用愚意也治一作殆

辟與此其無

權也若乘船車無轡權也辟一作譬補曰辟喻也與譬同

寧溘死而流亡兮

意欲淹沒隨水

去也恐禍殃之有再

罪及父母與親屬也

不畢辭而赴淵兮

陳言未終遂自

投惜壅君之不識

哀上愚蔽心不照也識一作明補曰
識音試亦音志馮衍賦云韓盧抑而

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

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亦叶韻也

惜往日

此章言已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
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矣

為邪以譖為信卒見
放逐無以自明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后后土也皇皇天也服習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

習南土便其風氣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

便其風氣一云便且遂也一云便其性也補曰禹貢淮

海惟揚州厥包橘柚錫貢漢書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異物志云橘為樹白華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徠

與來同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南國

避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

來

受命不遷

生南國兮

謂江南也遷徙也言橘受天命生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

徙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屈原見橘根深堅固終不可徙則專一己志守忠信也

綠

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綠猶青也素白也言橘青葉白華紛然盛茂誠可喜也以言已行清

白可信任也榮一作華補曰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此言素榮則亦通稱也曹植賦曰朱實不萌焉得素榮

李尤七歎曰白華綠葉扶疎冬榮金衣素裏班理內充皆謂橘也

曾枝剡棘圓果搏兮

刻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搏圜也楚人名圜為搏言橘枝重累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其實圜搏又象文也以喻已有文武能方圓也圜果一作圜實搏一作搏補曰曾音增重也刻音琰方言曰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間謂之

棘注引曾枝剝棘說文云搏圜也其字從木音同義異

從手搏枢車也其字從木音同義異

青黃雜糅一作操

文章爛兮

言橘葉青其實黃雜糅俱盛爛然而明以言已敏達道德亦爛然有文章也補曰橘實初

青既熟則黃若以青為精色內白類可任兮

精明也類猶貌也言

葉則上文已言綠葉矣摘實赤黃其色精明內懷潔白以言賢者亦然外有精

摘之貌內有潔白之志故可任以道而事用之也一云類任道兮補曰青黃雜糅言其外紛縕宜脩一作姱而

之文精色內白言其中之質也

不醜兮

紛縕盛貌醜惡也言橘類紛縕而盛如人宜修飾形容盡好無有醜惡也補曰紛音墳縕音虱

集韻紛蘊積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爾汝也幼小也言嗟也姱好也

其志易徙有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屈原言己之行度獨立堅固不可遷異於橘也

徙誠可喜也補曰自此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補曰凡與世遷

以下申前義以明己志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

得而傾之者無求於彼故也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蘇寤也言屈原自知為讒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人也補曰死而更生曰

蘇魏都賦曰非蘇世而居正

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

言已閉心捐欲教慎自守終不

敢有過失也一云終不過兮一云終不失過兮補曰閉必結切闇也俗作閑非是

秉德無私參

天地兮

秉執也言己執履忠正行無私阿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使知之也補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秉德無私則與天地參矣願歲并謝與長友兮

謝去也言己願與橘同心并志歲月雖去

年且衰老長為朋友不相遠離也補曰說文云謝辭去也此言己年雖與歲月俱逝願長與橘為友也

淑

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淑善也
別猶善持己行梗然堅強終不淫離

惑而失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言已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度誠可師用長老

而事之補曰言可為人師長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像法也伯夷孤竹君之子也父死

欲立伯夷伯夷讓弟叔齊叔齊不肯受兄弟棄國俱去之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之曰父死

不葬謀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而餓死屈原

亦自以修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為法也補曰行下孟切比音臯近也韓愈曰伯夷

者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屈原獨立不遷宜與伯夷無異乃自謂近於伯夷而置以為像尊賢之詞也

橘頌

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篇名有國頌說者云頌容也陳為國之形容

悲回風之搖蕙兮

回風為飄飄風
回邪以興讒人

心窪結而內傷

言回風動

搖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讒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過也故已見之中心窪結而傷痛也窪一作宛物有微而隕性兮

隕落也言芳草為物其性微眇易以隕聲落以言賢者用志精微亦易傷害也

有隱而先倡

倡始也言讒人之言隱匿其聲先倡導君使亂惑也

夫何彭咸之造

思兮暨志介而不忘

暨與也尚書曰讓于稷契暨臯陶介節也言已見讒人倡君為惡則

思念古世彭咸欲與齊志節而不能忘也補曰暨其萬冀切此言物有微而隕性者已獨不忘彭咸之志節萬變其情豈可蓋兮

蓋覆也言讒人長於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辭前後反覆如明君察之則

知其態也一云萬變情豈其孰虛偽之可長

言讒人虛可蓋兮補曰蓋古太切掩也

造人過其則

行邪偽不可久長必遇禍也補曰此言聲有隱而先倡者然明者察之則虛偽安可久長乎

鳥獸鳴

以號羣兮

號呼也

草苴比而不芳

生曰草枯曰苴比合也言飛鳥走獸羣鳴

相呼則芳草合其莖葉芬芳以不暢也以言讒口衆多盈君之耳亦可令忠直之士失其本志也補曰苴釋文

七古切茅藉祭也鮑欽止本云七間子旅一切林德祖本云反賈士加二切比音鼻魚葺鱗以自

別兮

葺累也補曰別彼列切

蛟龍隱其文章

言衆魚張其鬚尾葺累其鱗則蛟龍隱其

文章而避之也言俗人朋黨恣其口舌則賢者亦伏匿而深藏也

故荼蕡不同畝兮

二百

四十步為畝言枯草荼蕡不同畝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也蕡一作若若一作苦補曰荼音徒爾雅荼苦菜疏引易緯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花黃似菊

堪食但苦耳又爾雅云差齊實疏引本草云齊味甘人取其菜作菹及羹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齊又曰堇荼

如飴此言荼苦而齊甘不
以言賢人雖同敵而生也若杜若也

蘭芷幽而獨芳

居深山不失

其忠正之行

惟佳人之永都兮

佳人謂懷襄王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也

統世而自貺

更代也貺與也言已念懷王長居郢都世統其位父子相與今不任賢亦將危殆也

補曰更平聲貺韻

眇遠志之所及兮

言已常眇然高志執虛王切叶韻行忠直冀上及先賢

也憐浮雲之相羊

相羊無所據依之貌也言已放棄若浮雲之氣東西無所據依也羊一作

祥介眇志之所惑兮

介節也言已能守耿介之眇節以自惑誤不用於世也

竊賦

詩之所明賦鋪也

詩志也言已守高眇之節不用於世則鋪陳其志以自證明也補曰古詩之所明

者與今所遇同惟佳人之獨懷兮懷折若椒以自處處居

故屈原賦之也言已獨念懷王雖見放逐猶折香草

以自修飭行善終不怠也若一作芳

兮曾歔欷啼貌

一作增雖獨隱伏猶思道德欲輔

助之也伏涕泣交而淒淒兮淒淒流貌一云交下而淒

一作居下一作流補曰淒寒涼

妻也音思不眠以至曙曙明也以一作極

終長夜之漫漫兮

曼曼長貌補日曼莫半切掩此哀而不去心常悲慕補曰

掩撫也止也

周流兮覺立徙倚而行步也以一作而聊逍遙以自恃且徐游戲

傷太內自娛也

息之愍憐兮憂悴重歎心辛告也一作愍歎

氣於邑而不可止氣逆憤憤結不

下也補曰顏師古云於邑短氣上糺思心以為纓兮

糺戾

音烏下鳥合切一讀皆如本字

纓思心以為纓兮

戾

也纓佩帶也一作瓊補曰糺繩

編愁苦以為膺

編結也膺脣也

三合也瓊玉名一曰馬帶玦

編愁苦以為膺

注云膺絡脣者也補曰編音邊

謂光

日隨飄風之所仍

仍因也言已願折若木以蔽日使之

云飄風屯其存髮鬍而不見兮

髮鬍謂形貌也一云不得見補曰髮鬍形似也

二音
鼙沸拂心踊躍其若湯

言已設欲隨從羣小存其形貌察其情志不可得知故中心沸

熱若湯也踊撫珮衽以案志兮

整飭衣裳自寬慰也補謂一作沸熱

按同也與超惆悵而遂行失志惶遽而直逝

歲忽忽其若頽

兮年歲轉去而流沒也補曰時亦冉冉而將至到與老

會音忽頹徒回切下墜也

日

時亦冉冉而將至

春秋更

也煩衡槁而節離兮喻已年衰齒隨落也一云蘋以

衡

一云蘋蘩補曰槁音考芳以

歇而不比志意已盡知慮闕也以一憐思心之不可懲

兮履信被害志不忘作已補曰比合也音臯

證此言之不可聊

明已之謀不空設也寧逝

死而流亡兮意欲終命心乃快也逝一作溘

不忍為此之常愁

心情悄

愁也一云此孤子吟而挾淚兮自哀嘵獨心悲愁也挾

心之常愁

一作收補曰吟古吟字

歎也技音放子出而不還遠離父母無依歸也屈原傷

吻拭也

一作收補曰吟古吟字

悲孰能思而不隱兮誰有悲哀而不憂也隱照彭咸之憂也詩曰如有隱憂

所聞

觀見先賢之法
則也照一作昭

登石巒以遠望兮

昇彼高山瞰楚國也補曰山少

而銳曰巒落官切

路眇眇之默默郢道遼遠居僻陋也

補曰眇遠也默默寂無人聲也

入景響之無應兮

竄在山野無人域也

物之陰影也葛洪始作影響或作嚮

古字借用聞省想而不可得

日視耳聽歎寂默也補曰愁鬱鬱

之無快兮

中心煩冤常懷忿也

之一作而快一作決思念

相連接也一無可字心纏羈而不形兮

肝膽係結難解

補曰解除也居隘切

心纏羈而不形謂氣繚轉而自締

思念緊卷而

中心係結不見於外也

謂氣繚轉而形一作開

釋也形一作開

一作縕縕補曰繚音了纏也締文

爾切又音啼結不解也集韻引此

穆眇眇之無垠兮

與天

地合無垠形也補曰賈誼賦云
湯穆無間湯穆深微貌垠音銀

莽芒芒之無儀草木彌望容貌

盛也補曰芒莫郎切芒芒廣大貌

詩曰宅殷王芒芒儀匝也見爾雉聲有隱而相感兮

九臯聞物有純而不可為松栢冬生稟氣純也補曰此

有隱而相感者已獨不能感君何哉物有純而不可為者已之志節亦非勉強而為之也

貌蔓蔓之

不可量兮八極道理難算計也一作縹綿綿之不可紓

邈漫漫補曰貌音邈遠也

細微之思難斷絕也補曰纏

纏匝妙切紝音迂榮也

愁悄悄之常悲兮

憂心慘慘常涕泣也

補曰悄親小切翩冥冥之不可娛身處幽冥心不樂也

詩云憂心悄悄解疾飛也揚子

曰鴻飛冥冥此言已欲疾凌大波而流風兮

意欲隨水飛而去無可以解憂者也而自退也

補曰言乘風

而流行也

託彭咸之所居

從古賢俊
自沈沒也

上高巖之峭岸

兮

升彼山石之峻峭也

峭也

處唯蜺之標顛

託乘風氣遊

標杪也

其字從木

據青冥而攄虹兮

上至玄冥舒光耀

顛頂也

蜺見騷經

也

補曰攄舒也

遂儻勿心而捫天

所至高眇不可逮也

補曰

儻音叔捫音門撫也

吸湛露之浮源

上至玄冥舒光耀

兮

湛厚也詩曰湛湛露斯源

一作涼漱凝霜之零零

零零霜貌也言已

霜露之精

以自潔也補曰漱縮又切說

文曰蕩口也零音芬詩傳零零雪貌

雖昇青冥猶能食

兮

伏聽天命之緩急也補曰歸藏

曰乾者積石風穴之

羽翼淮南曰鳳皇

弱水暮宿風穴注云風穴北

方寒風從地出也宋玉賦云空穴來風

忽傾寤以蟬媛

心覺自傷又痛惻

也蟬媛一作蟬援

一作馮嵬峯以瞰霧兮

遂處神山觀濁亂之氣也一云
瞰霧露一云濶霧露補曰馮登

也瞰視也隱岐山以清江

隱伏也岐山導江言已雖遠遊戲

猶依神山而止欲清澄邪惡者也岐一作岷一作汶補
曰岐岷汶並與岷同書曰岷山導江岷山在蜀郡氏道

縣大江所出史記作汶山列子音義憚涌湍之磕磕兮

引楚詞隱汶山之清江隱依據也憚涌湍之磕磕兮
憚難也涌湍危阻也以興讒賊危害賢聽波聲之洶洶

人也磕一作磕補曰磕苦蓋切石聲

水得風而波以喻俗人言也已欲澄清邪惡復紛容容
為讒人所危俗人所謗訕也補曰沟音凶水勢

之無經兮言己欲隨衆容容則無經緯於世人也補曰
此言楚國變亂舊常無定法也容容變動之

貌罔芒芒之無紀紀綱垂號謐也補曰此言楚國上下

昏亂無軌洋洋之無從兮

言欲軌湧已心彷彿立功則其道無從至也

軌一作軋注

勢如水洋洋雖欲軌絕之而無由也湧潛藏也馳委移

之焉止

雖欲長驅無所及也一作馳逶迤焉於軋切

漂翻翻其上

下兮

登山入水周六合也漂一作飄

翻翼遙遙音

汜潏潏其前後兮

思如流水遊楚

國也補曰汜濫也音伴張弛之信期

伴俱也弛毀也言已思君念國而衆

泛潏涌出也音決

人俱共毀已言內無誠信不可與期也補曰伴讀若觀背畔之畔言已嘗以施張之道期於君而君背之也觀

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

炎氣南方火也火氣煙上天為雲雲出湊液而

為雨也相初者相從也煙液所積者所聚也補曰液音亦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晝夜火然抱朴子曰南海蕭丘之中有自生之火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常以春起而秋滅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

言已上觀炎陽煙液之氣下視霜雪江潮之流憂思在心而無所告也補曰七發云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借

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

黃棘棘刺也枉曲也言已願借神光電景飛注

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為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補曰言已所以假延日月往來天地之間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施黃棘之枉策故也初懷王二十五年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其後為秦所欺卒客死於秦今頃襄信任姦回將至亡國是復施行黃棘之枉策也黃棘地名求介子之所存兮介子見伯

夷之放迹

伯夷叔齊兄也放遠也心調度而弗去兮一云放逐也

作不補曰調
度見騷經

刻著志之無適

無適言已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尅心導樂志無

所復適也補曰
刻勵也著立也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

冀幸也言已怨往古以邪事君

而幸蒙富貴
也一無昔字

悼來者之愁愁

愁愁欲利貌也言傷今世人見利愁愁然欲競之也

愁一作逖補曰
愁他的切勞也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適之補曰

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乃發憤馳騰

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自適謂順適已志也

望大河

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

申徒狄也遇閭君遁世離俗自擁石赴河故言抗迹也補

曰莊子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淮南驟諫

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自沈於淵

驟諫

君而不聽兮

驟數也本作而

一重任石之何益

任負也百二十斤為石言已數

諫君而不見聽雖欲自任以重石終無益於萬分也一
云任重石石一作枯補曰枯當作柘音石百二十斤也
稻一柘為粟二十升禾黍一柘為粟十六升大升半又
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枯音庫禾不實也義與此異文
選江賦云悲靈均之任石注引重任石之何益心結
懷沙礎而自沈懷沙即任石也與逸說不同乘水蹈波乃愁而恐

解兮絃懸一作結詰屈而不
解一本無此二句

悲回風

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
天地之間以泄憤懣終沈汨羅從子

胥申徒以
畢其志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何瑞